



門 和 120
號 卷 4

帝典曰

路德

還稽帝學虞書有可徵者焉夫帝之為言諦也典之為言常也由湯文面湖之
帝學不從可知哉傳者謂吾釋聖經既歷引訓誥矣而訓誥之作實自虞書開
之君告臣曰誥分命申命肇其端臣告君曰訓禹謨臯謨創其體刪書者斷自
有虞而渾渾之書特冠以安安之聖明乎三代聖王之學此自來也大抵史臣
記載每倚鋪張若贊揚出自後人其語無潤色可知也故舜禹之書並列而發
凡起例必先以堯若稽古之詞上世文章不無荒翬若見聞出於列聖其事必
徵實可知也故商周之祖同朝而就日瞻雲亦並在拜手颺言之列審是而帝
典可徵矣夫吾所取者堯典之辭也乃不明指為堯而但渾言曰帝何哉帝者
天之稱以性情言曰乾以主宰言曰帝堯獨有以合其撰焉上有明明赫赫之
帝而物莫能外下有魏魏蕩蕩之帝而民無能名人也有以神奉之惟帝可以
配上帝也帝者君之號人莫違則曰皇象可壘則曰帝堯獨有以立其極焉以
帝繼帝先乎帝者莫與京以帝傳帝協乎帝者莫能掩君也而以師尊之惟帝
可以統羣帝也而吾之取乎典者更自有說慎徵驗庶績之熙五教亦名五典

小題正鵠

三集 胃下

七十四

大學

顧典之虧於民者見舜倫之攸叙典之垂於帝者見光被之有由也。緬景運於中天直與日月江河同昭悠久原非天秩天敘之所得而該制作垂昭代之謨六官並稱六典顧典之屬於王者見治法之可久典之繫以帝者見心法之常昭也。垂大經於千古實與作訛成易其妙推行更非政象致象之所得而擬都俞吁咈之朝岳牧未聞頌禱故五帝之紀尚質而不尚文精一危微之旨授受自有淵源故二典之篇可分而亦可合或者謂堯將禪位於舜乃作舜典是帝典為當時所作非成於虞史之手其說無稽姑弗深辨第觀其贊堯一語而大學之義昭然若發矇矣。

此小題中極寬平者但就寬平處著筆便是一篇善文緊切本題則不寬力矯習氣則不平用心如此庶不陳陳相因若舍題求新則疵累層出矣。自力洗真而目一字之成固於金湯誰有此思力誰有此根柢。

曾子曰

李鍾諫

言有出於慎獨者可為不慎者述矣。蓋誠意之旨非曾子不能言之也。門人敢參以己見哉。傳者意謂門人遞釋聖經將以傳大學也。而要惟得其傳者為能言聖經之所欲言且能言聖經之所未言更能言門人之所不能言。是不得不特為揭之使人太學者咸聽焉。獨之必慎也。此其言何自始哉。此非自欺者所能言也。當其自欺不知其為自欺也。惟戒欺而惟恐其欺者乃能為不自欺之言。此非自慊者不能言也。當其自慊不敢自謂已慊也。惟求慊而常若未慊者乃能為不自慊之言。吾想曾子身之克自者也。曾子之功密於獨。獨止自知而亦無不可共知。能勿以己所知者示人以共知思之不出位也。曾子之學歸於慎。慎惟自勉而亦無不可共勉。能無以己所勉者勵人以共勉。夫然而其言不容自秘矣。凡人未歷而言與既歷而言等言也。而真偽分焉。言出於曾子未歷者非所言也。固將於身之所已歷者而確乎其言之夫然。而其言正不容已矣。凡人有見而言與未見而言等言也。而淺深判焉。言出於曾子未見者不輕言也。固將即其心之所自見者而懷然以言之。吾不知曾子之心為君子言與為

小人言與而不必拘也。為君子言，君子固深信其言，為小人言，小人亦不得不信其言。曩時之功，若已深若統天下之君子，小人為之耳提而面命，吾不知曾子之意，為能慎者言與，為不慎者言與，而不必泥也。為能慎者言，能慎者固樂聞此意中之言，為不慎者言，不慎者亦不得謂為意外之言。方寸之靈，明不昧，直合斯之人，慎與不慎，為之大聲而疾呼其言也。第言獨之當慎，而所以致其慎者，可不言而喻矣。吾安得不特揭之哉。

作此等題，易失之俗淺，其能從慎，獨生意切，曾子生情者，又往往失之籠統。與下文十一字混而不分，所以然者，總由不識門徑，不識門徑，總由不諳法律，法律明而後門徑可得，門徑得而後詞意可生。若舍法律而尋門徑，雖費盡氣力，終非此三字題文。

一心想人題中，便緊切無閒話，股法句法，尤極短鍊，絕不拖沓冗長。集中文無不如此，蓋力矯腦滿腸肥之習也。

宰曰子云

路處

聞聖言而悟者，仍證以聖言而已。夫夫子之所言，聞者不獨牢也，牢則由今而悟昔矣。豈人云亦云者哉。且人之不知聖者，不必其茫無見聞也，即明明有見，有聞亦等於不見不聞矣。知聖者多在聖門，有以智稱者，其論聖也，既獨子其所見，有以狂稱者，其觀聖也，更不忽於所聞。子以鄙事自居，以君子自仰，此其所云者，將以謝太宰也。而太宰猶未及聞，將以曉子貢也。而子貢亦未必即聞，即使聞之，亦但聞今之所云，未必聞昔之所云也。夫今之所云，豈自今始哉。不自今始，想子貢應嘗聞之矣。今觀其所言，竟似未嘗聞也。者而子之云，幾乎隱子貢果聞之，亦應使太宰聞之矣。今觀其對太宰之言，竟若不使太宰聞也。者而子之云，終不傳然而有代傳者矣。品雖亞於中行，情自殷於進取，固嘗與牧皮會，曾同謂之狂，有不能暫隱者矣。既無行而不與，遂過時而不忘，亦正如季路言游，自聞於昔，代為傳者，誰牢也。高瞻有餘者，縝密或不足。子之云，其專為牢發，與以精詳補其疏畧，牢固有味乎。其言而終身識之，不暫隱者，誰牢也。以古自命者，實與今人共居。子之云，其不專為牢發，與由下學以求上達，牢更深。

小題正鵠

三集 冒下

七十六

子罕

佩。其。言。而。矢。口。陳。之。大。簡。者。有。子。桑。戶。牢。實。與。爲。同。氣。之。求。其。不。願。爲。煩。屑。可。知。也。願。高。人。之。簡。簡。失。之。過。聖。人。之。簡。簡。無。不。該。牢。之。信。戶。終。不。彼。其。信。子。也。安。得。不。傳。所。云。哉。不。伐。者。有。孟。子。反。牢。實。與。爲。莫。逆。之。交。其。不。好。爲。夸。張。可。知。也。願。賢。人。之。不。伐。或。出。於。矯。強。聖。人。之。不。伐。實。出。以。和。平。牢。之。慕。反。終。不。如。其。慕。子。也。安。能。暫。隱。所。云。哉。觀。其。所。述。昔。豈。異。於。今。所。云。耶。自。是。而。門。弟。子。共。聞。矣。子。貢。亦。聞。矣。卽。太。宰。亦。可。徐。徐。聞。之。矣。

題位甚虛且不完好截下不待言矣牢曰字渾含下七字子云字渾含下五字兩層俱虛昌作文須兼用冒下法尤須兼用截作滾作二法不用截下法則題位必溢不用昌下法則題情必隔不用截作法則上下不得分明不用滾作法則神理不能融洽一題而兼四法必四法盡諸斟酌變化而用之方能作此題一部四子書但論題之名目不過數十類若就細微處說各于變萬化不可方物只在得題時虛心審度耳 此題最易蹈空描畫曰云字皆因是俗派卽就夫子自道及牢之善聽善悟著筆仍是膚浮寬泛之文如遇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子夏曰商聞之矣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昔者由也聞

諸夫子曰等題均可移用成何文章總而言之只是敷衍題面不曾入題心題心何在兩層交關處是也當取題之上下文與本題合盤算計參伍錯綜而交關出矣天下清新之文多在無字句處學者其細參之 領脈處若領出少賤便觸下不試字領出多能便觸下藝字所以不敢領也少賤多能乃題之出脈安得不領須看他不出少賤多能判隱隱有少賤多能意所謂不領之領也領上後又隨借上文醒出云字題界乃清線題兼兩層且正宗好若籠統言之便以通章題作法卽不籠統言之亦似牢曰二字題作法故此處須兼用截作法方合且此處雖說出云字用筆却仍在空際若將牢字說出便沾實而不凌空矣能凌空則首尾相應兩層化爲一層一沾實便不能故此處又須兼用滾作法方是此四字題少字字華嚴法界來粗心人不惟不能作并不能領

子曰回之爲人也

路德

體道存乎人舉一人以立之準焉夫人即道也爲人即爲道也子之贊固非以其能體道哉子思引之意謂明道必由於行道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知與愚皆非行道之人也行道之人古惟虞帝賢不肖皆非明道之人也明道之人今在孔門曰者夫子言之矣曰道外無人人外無道亦爲之而已矣夫爲人豈易言哉好高務遠者爲人之所不能爲厭故喜新者爲人之所不必爲此其人雖大有爲而爲焉而謂用其爲有爲反不如無爲也人有自畫者爲於此不爲於彼人有自棄者爲於初不爲於終此其人未嘗無爲而爲焉而未竟其爲有爲亦等於無爲也夫惟回也不愚有以精其爲之術而不敢於人之外別有營謀回也不惰有以策其爲之功而不敢於爲之中稍留缺陷同此人即同此爲回無異於人回豈有異於爲耶願均是人也或爲焉而樂於見功或爲焉而慮其見過而功過乃因以互呈以人之有過較回之無過而回異矣以人之無功較回之有功而回更異矣人所在即爲所在人非回所獨私爲豈回所獨擅耶願均是人也或爲焉而自即於逸或爲焉而日處其勞而勞逸於是乎相反人自逸

小題正鵠

三集

冒下

七十八

中庸

而回。自勞天下之。不憚勞者。獨有一回矣。人常勞而回。常逸。天下之善求逸者。亦獨有一回矣。人判乎其為。以心為之心。之用愈靈。以身為之身。之力畢。出回。蓋見進而不見止焉。雖高。緊前後。異象分呈。而欲罷不能。回之場。其才正。回之。竭其為也。其為人。也。夫豈視聽言動之所得。而紛為視乎。其人。人而狂也。狂者。所自為。人而聖也。亦聖者所自為。回則由已。而不由人焉。雖約禮。博交。師資。是。賴而不違。足發回未當。助我以言。我亦未嘗助。回之為也。其為人。也。豈若用行。舍藏之可得。而共。夫克已復禮。詳其目。回嘗從事於為仁。而為仁。實統於為人。也。虞夏商周。考其制。回亦有志於為邦。而為邦。亦不外為人也。回之為人。豈猶。夫人之於人與。

看前半層層相讓。可悟布局之法。觀後半層層相生。可悟註題之法。諸卷前半多占實。後半多蹈空。與此相反。要之後半。所以蹈空者。終由前半急於。實之故。若能於前半。凌空作勢。後路自能生發矣。能將題字咬破。思路自然不窮。若圖圖吞棗。則經日相對。只是一題。夕安從。出看此文。人字為字。互翻到底。下意不觸。不肯何處得寬皮大話。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

路德

境無可憂。古今一人而已。夫可憂而憂。文王亦猶是人情也。子以無憂。稱之。殆天之生。是使獨與中庸意。謂德者福之基。大舜弗可及。已然。吾縱觀其始終。覺千古受生人之福者。惟舜為全。千古集生人之憂者。亦惟舜為甚。福以德而召。憂則以遇而叢也。此其間。蓋難言矣。日者。子嘗有言曰。吾歷觀往史。博采前聞。雖古聖王。不無遺憾。謂非有可憂者。哉。憂之。暫者可解。而常者不可解。天下有大憂焉。與生俱來。不與生俱盡。百年之為時。甚久。固結焉。而一息難忘。憂之。顯者。易寬。而隱者。不易寬。天下有深憂焉。怨無可怨。亦言不忍言。方寸之為地。無多。潛匿焉。而不堪共喻。不必其羅患難也。常閉居燕處之間。而憂在是焉。是月前無可憂。已往者深。可憂耳。生平之投艱遭大。既歷歷。其可試復不能。漠不相關。託達觀以自慰。蓋憂之中。雖往而憂之心。不與之俱往也。不必其邁危險也。即暇像從容之頃。而憂在是也。是當境無可憂。將來者大。可憂耳。他時之感。既歛。歛既明。明其可料。復不能置之不問。聊俯仰以求安。蓋憂之事。未來而憂之心。已不期而來也。無之者誰乎。自吾觀之。其惟文王乎。論遇合豐吝之異。則庶

人有憂。血帝王無憂。乃帝王之憂。有時更甚於庶人者。豈事之獨逢其變哉。同一事也。在一身則輕繫天下。則重當其憂。心如結。視民間之貧賤。反不勝其欣羨之思。天之所為。帝王不能以力挽也。若文王者。固千古帝王所僅見者矣。論知命達天之學。則庸人有憂。而聖賢無憂。乃聖賢之憂。有時且倍多庸人者。豈境之獨際其窮哉。同一境也。處一時則易謀。數世則難當。其憂從中來。視流俗之處。順安常。轉不勝其流連之慕。數之所在。聖賢不得以理爭也。若文王者。實千古聖賢所絕無者矣。懷業既陳。辟離頌於樂矣。然樂之盛者。初非藉以寫憂也。人事和而天君自泰。豈第以矇矓鐘鼓賦君王泮奭之詩。康田並卽釋思歌。既勤矣。然勤之至者。初無所謂加憂也。遭逢美而寤寐胥恬。豈真以臺沼禽魚為朝廷遊觀之助。遐哉文王其際遇。弗可及矣。

冒下題作法。不觸不背四字盡之。諸卷用家庭倫常骨肉親戚等字。昌下父子者。十居八九。用堯有丹朱。禹承伯鯀。為文王作翻觀者。十居七八。總而言之。皆觸下之交也。有如題之正。而用玉門。漢易。姜里。彈琴。益物。衍慶。麟趾。圭祥等語者。皆背下之交也。此題小講。若用正收。便易沾實。卽不沾實。看去

亦嫌呆相。實不如虛呆。不如活以含蓄出之。則虛而活矣。但學虛活者。往往失之空泛。學含蓄者。往往不能緊醒。此由但學一邊。不通盤計算耳。看此文小講。連用三個舜字。與文王緊緊相對。不必說到文王文王字。已不冷淡。故收處只空空一句。而題之下句。已於言下得之。所謂不說之說也。含蓄者。意到而語不到也。虛活者。無字句而有神情也。不然則此講收語。極泛極空。若用於空泛之處。便是無聊之極詞。初學之空套。烏有所謂虛活含蓄者哉。作此題用舜禹作襯。並縷陳舜禹父子事實者。俱視若題分所應有。今先生以觸下目之平心。而論實非過苛。故作文須先講法律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

路德

有經以立政不得侈言為矣蓋以人為政而經立焉該之以九凡為天下國家者孰能外之哉且臣言為政在人為也者非或為或不為也亦非前人為之後人可不為也仰惟穆考率時昭考方策所布悉數難終臣益統觀焉而得其要矣天下國家果何以治之哉獨立乎天下國家之上遂事以治之則不勝其煩細物以治之又恐流於怠慢言治無當也道固有其可久者焉講明乎天下國家之理日從事於知知固通於虛即無所不知知亦未核諸實徒言知無益也道固有其可憑者焉夫不有所以為者哉為若泥其迹自其燦然者觀之則見為政即其確然者驗之則見為經政以通其變經必守其常縱宰制無方要不同後代權宜之用為必探其本末為之先知之道統於達德之三既為之後用之經合乎乾元之九無三者則人非其人無九者則政非其政縱紀綱畢具適以貽元首叢脞之憂巨為凡為天下國家者計而知其所以治矣以勢之遠近而論則由家而推之國由國而推之天下而茲顧先言天下者非夸也道不足周乎天下則為於國者先有虧德不能徧乎一國則為於家者不可問有九經

小題正鵠

三集

昌下

八十一

中庸

而遠近通焉矣。以量之大小而論，則舉天下而國可該，舉國而家可統，而茲必重言國家者，非贅也。舍國以爲天下，下何可以遠？爲舍家以爲國，國亦何可以強？爲有九經而大小合焉，矣有焉而常如未有，力貫乎百年爲焉而漸近，無爲治隆於奕禩，納天下國家於在者，初未嘗於理經之外別有增加，可以爲隆古之天下，亦可以爲叔季之天下，可以爲方興之國家，亦可以爲積弱之國家。實天下國家於久安，要不過於九經之中，不留缺陷，此九經也。文爲之武，繼之且不獨武繼之下，逮嗣統之成，康佐理之周，召亦罔不率由，惟謹共稟，愆忘武爲之文，開之且不獨文開之上，溯陳常之后，穆克篤之公，劉亦孰非競業自持，用垂久遠。公欲爲天下國家乎？方策具在其目，可得而舉也。

知截下法，然後可講昌下法。知昌下題之難作，然後可作昌下題。文若一見此題，遽云此科題也，堂皇正大作之何難，但聽此言，其爲文概可知矣。就天下國家與寫政治話頭者，率係庸庸浮泛之文，知切經字者，說來又多影響，不是這個經字，切九經者，往往落描畫俗套，尤覺可厭。有能從爲字有字，凡字生意者，頗不染蕪穢淺陋諸病，而昌下苦於不真，按之領覺空闊作題。

面者固不是題作題意者，亦不必定是此題。總由將上下文讀得滑看得淨，心中眼中只有本題九個字，想來想去，總格格不入，直似此題無文可作者，不知此題尚非極難，只此一關，竟將諸人阻住乎？爰作一篇以示之。論文法八比已足，所以多作二比者，非夸多也。欲諸生知此題，儘有文章不是無文可作也。拈此章題者，無論題出何句，率於後二比各起處云：昔我文王亦越武王，或云仰惟穆考，率時昭考，此等文在二四十年前，尚不討厭，至後則用者益多，閱者生厭。大凡人可得而沿襲者，雖本之先正，卻非先正要緊之文。此文將仰惟八字用之，小講所以用此八字者，不是挪前改後，只因這個小講必須用此八字，若不用，便說不去。至後二比，仍是文武分比，實則分而不分，不惟文武不分，且又生出成康周召后穆公劉說來，只完得本題一個經字，正是坐實凡爲二字，是此題要緊文字，本非閒文。能將題字逐一咬出汁漿，便有文章，便是思路。卽如天下國家四字，人盡圖誦讀過，友中比力將四字洗眉於下文，恰有針對，可見妙緒，卽在本題中只坐實不破耳。

是心足以王矣

閻敬銘

王足於心不得僅目為可矣夫王欲上而疑其未可是有心而不自知也則易
 牛之心切指之何疑焉且王問桓文不問其心而願聞其事無論其事之無可
 傳也其心已不可以共見蓋霸者之心不知其事而王者之事悉本於心有其
 心而無其事而其心之大可恃者固不待決於已事之後矣以羊易牛王之有
 是事也王之有是心也王猶疑其未可以王哉是豈不可已者乎可已而不已
 不能已於心也齊桓無是心晉文無是心而王之心則昭昭若是是非不必然
 者乎不必然而然不能不然於心也所以保民者是心所以致王者是心而王
 之心固肺馳若是王猶疑其本可以王哉可之云者足不足未敢知也臣知之
 矣臣更為王信之矣心每苦於無始當未有是之日王未必豫設是心而茲既
 有之姑無論存是心者奚若養是心者奚若但為之默驗當前萬物一體之懷
 已優優乎有餘裕也王業必有所始以是心為之始焉足矣心每患其不終想
 既有是之後王未必堅持是心而竝既有之姑無論用是心者如何充是心者
 如何但與之靜觀方寸天下一家之量固恢恢乎無不容也王道無所謂終以

小題正鵠

三集

承上冒下

八十三

梁惠

是。心。要。其。終。焉。足。矣。以。是。心。為。本。有。之。心。則。是。心。合。於。天。以。天。心。為。心。凡。有。不。合。於。天。者。皆。不。足。以。累。是。心。也。王。者。御。宇。秉。乾。特。法。術。則。不。足。特。性。情。則。無。不。足。鳥。獸。何。以。咸。若。以。是。心。若。之。豚。魚。何。以。畢。字。以。是。心。字。之。禮。樂。興。而。刑。罰。中。無。非。載。是。心。者。也。王。安。得。輕。而。易。之。以。是。心。為。共。有。之。心。則。是。心。恒。乎。人。以。人。心。為。心。凡。有。不。順。乎。人。者。舉。不。足。以。壞。是。心。也。王。者。利。物。濟。人。垂。之。百。年。而。不。足。基。之。一。念。而。已。無。不。足。禹。胡。為。而。下。車。兆。民。之。降。也。是。心。湯。胡。為。而。解。網。九。圍。之。式。也。是。心。天。下。法。而。後。世。傳。無。非。見。是。心。者。也。王。奈。何。淡。而。忘。之。是。心。也。牽。牛。之。一。夫。未。必。能。喻。也。胡。斲。之。所。述。未。必。能。傳。也。臣。知。之。且。為。王。信。之。以。是。心。固。不。忍。之。心。也。彼。百。姓。惡。足。以。識。之。哉。

前半承上中後冒下承上處絕非糾纏冒下處不落迹象用意用筆深得緊字訣却無一處直致 問此題不曰截上而曰承上何也曰上文是王言此是孟子告王語意相連口氣已隔不得謂之截上却萬萬離不得上文故曰承上 問何以又謂之冒下口近下文原不必管他自有復於王者以下至未俱在此句涵蓋之內若不管他任意作去非觸下即背下矣安得不以冒

下法行之中庸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節無一句非冒下題如作修身山題須冒下道立及齋明等句非冒近下文親親尊賢等項也大學三綱領八條目無一句非冒下題如作明明德須冒傳之一章作致知格物須冒傳之五章若不顧傳文任意作去非觸即背矣今學者但知大學之道吾日三省吾身等題係冒下題不知此等題之必應冒下無怪其不知理脈也且此題不惟要冒遠下文且要冒近下文本節臣固知王之不忍也乃通章扼要之語不是閒話上文吾不忍其觥觶是王自己說出臣固知句孟子方將此語坐實仁術節兩不忍字俱係一鼻孔出氣後半章推恩施仁俱在不忍二字包孕之中而不忍二字却在本题是心二字包孕之中是上文一箇不忍生出下文三箇不忍上文一個不忍未便明承明承上文便已觸犯下文下文三個不忍必須虛冒虛冒下文便是暗承上文上下文不隔方還得本題是心二字凡作一題總要處處審到方可作此一句題文今諸卷有明犯不忍字一牛字何心字反求字百姓字未有不王字者何其粗也 先正文前半多清機徐引輕輕著筆但以此用之場屋却非利器人有學大家名家理法清

澈而應試輒黜者正坐此病應試文以緊切為主學清機徐引而失之迂緩
學輕輕著筆而失之空淡欲邀醒目難矣看此文前半來得甚緊細按之仍
是題前虛步並非急搶題位參透此訣永無迂緩空淡之失矣至中後詮發
實際處毫不躲閃說來却空空洞洞還他虛冒口氣參透此訣永無沾帶重
濁之病矣總之空處不得蹈空實處切勿沾實悟此二語便是文人不講理
脈不足言文而針對上下文又是理脈工夫切實下手處即如此等題必須
冒下乃前人未發之覆可以隅反可以類推

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

胡葆

道以約而善有守乃有為也夫無所守將何所施道在於反說約也博云平哉
且吾心獨見之道與舉世共見之道無二道也惟舉共見之道統納於心之所
獨見即取獨見之道泛應乎世之所共見斯道無盡心亦與之無盡而所應遂
無往而或盡不然世之務博者多矣而究不能遽博豈果未之施也哉能施已
之所有必不能施已之所無能施所有以增所無必不能施所無以增所無彼
施焉而頓竭者非竭於既施之後乃竭於未施之先其中餘也能施已之所有
餘必不能施已之所不足能施有餘以濟不足必不能施不足以濟不足彼施
焉而輒窮者非窮於方施之時乃窮於欲施之念也其中匱也無道也無善道
也道何常不施博而要必本道以為施博不可即施博以為道舉施博之顯然
者而以為我本盡道縱令無所不施無所不博亦施博之時有道施博之先究
無道而况道之所必施所必博者固不能偏給也哉施博何必非道而道因施
博而彰道究不因施博而有舉施博之既然而以為道在於斯縱令施皆合
道博皆合道亦施博之時有道施博之後究無道而况道之所當施所當博者

小題正鵠

三集 昌下

八十五

盡心

固。未。必。悉。協。也。哉。是。豈。所。謂。善。道。哉。蓋。道。之。所。謂。博。者。在。乎。約。道。之。所。以。施。者。在。乎。守。守。非。拘。守。之。謂。也。舉。事。事。物。物。之。載。道。而。出。者。統。歸。於。無。事。無。物。之。初。而。遂。以。儲。乎。應。事。應。物。之。理。聚。之。則。體。全。擴。之。則。用。大。一。無。所。有。實。無。一。之。不。有。其。有。不。見。為。博。者。特。未。之。施。焉。耳。而。清。淨。寂。滅。者。不。得。藉。以。鳴。高。徧。淺。拘。泥。者。不。得。援。以。藏。拙。約。非。簡。約。之。謂。也。統。見。見。聞。聞。之。向。道。而。往。者。俱。渾。於。不。見。不。聞。之。地。而。遂。以。恢。乎。眾。聞。眾。見。之。途。舒。之。則。彌。六。合。卷。之。則。在。寸。衷。無。所。不。有。仍。自。一。無。所。有。其。有。見。以。為。博。者。特。其。所。施。者。耳。而。好。大。喜。功。者。不。得。資。為。口。實。鈞。深。致。遠。者。不。得。炫。其。聰。明。然。則。守。非。別。有。所。守。即。守。其。所。謂。施。約。非。別。有。所。約。即。約。其。所。謂。博。道。之。所。以。貫。通。也。守。焉。而。不。能。施。其。為。守。也。必。不。確。約。焉。而。不。能。博。其。為。約。也。必。不。精。道。固。不。可。勉。強。也。非。然。者。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善。云。乎。哉。

題係虛昌須說得空空洞洞渾涵下文在內不可稍觸形迹諸卷沾定治術者即觸下天下平沾定學術者即觸下修其身發反而語無分寸者又觸下人病舍其田一節更有用經世宰物誠意正心等話頭者直與明犯下文無異矣此等處一經說破無人不知及下次得題後却又率爾操觚復蹈前轍非盡茫無分曉也只是貪圖便易佯為不知耳
盾曰清醒轉折瀏亮理境中有掉臂游行之樂

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

唯遇堯

道善於能約務施者當知所守矣夫博與約似相反守與施實相成能守而道
 在是矣務博云乎哉且鮮失者道在以約矣約而不免於失也何貴乎約使約
 而僅免於失也又何貴乎約所謂約者兢兢焉惟恐有失而所得者已多而所
 失者必鮮較諸務得者之所得更不可以倍蓰計其操術有獨精者矣今夫道
 也者萬物所共由也乃期其共由而卒莫之或由者鮮不曰至其於道也未能
 博也未嘗施也而豈知吾所慮者不在不博而反在於博哉不在不施而轉在
 於施哉吾不問其施之博不博吾先辨其道之善不善不施不可以為道驟施
 愈不可以為道非必背道而馳也務廣者多荒識者知其可大而不可久施不
 博而道未善施即博而道仍未善非必與善相反也欲速者不達識者知其可
 暫而不可常不約也知有施而不知有守也且夫守約之與施博豈有二道哉
 人有急欲加增之處不得不暫置於此以厚其基謂非約將何以博非守將何
 以施此由約而博由守而施之說也偏說焉而未能一貫博與約顯分彼此之
 界而道已歧人有逐漸積累之心不得不少用於今以圖其後謂博必從約而

出施必由守而來此欲博先約欲施先守之說也逆計焉而自擾多端守與施
隱參功利之私而道已雜夫然而所謂善道者可知矣道無往而不充必有其
充之漸道無往而不達必有其達之機學者繫念功名務遠畧則細行多累惟
專於所守不强為施施非增其所本無意於博博適完其所固有使受施者
其見吾之守而各守焉施也不見吾之守而各知自守焉亦施也夫固皆在道
中矣善矣夫然而務為施博者可悟矣道善於能博不博實裕乎博之源道善
於能施不施實涵手施之量儒者侈談經濟蓄奢願則屢布多垂惟操之以約
約非為博見為博者實無非約守非為施見為施者實即所守使受施者因吾
之約而亦約焉施也不因吾之約而無不自約焉亦施也夫固不在道外矣
善矣然而守者何敢言博哉人見為施焉耳亦豈真有所施哉各守其約焉耳
夫道一而已矣

入手虛空粉碎驚矯絕倫此為文家第一關此處得法以下勢如破竹矣集
中文無不如此讀者比而觀之定當悟進
不落迹象遊刃於虛冒下既真詮題應醒

道之以政 一節

治民者而專恃法也民情過矣夫道民齊民者正恐其無恥也而以政以刑則
免而已矣何貴乎道且齊哉且為治者甚不可以徒法為也治期於無所不及
法則有及有不及將欲納於法之中乃適逃乎法之外而法遂無如民何矣今
天下豈有無恥之民哉民無恥民雖免矣鮮不曰是未嘗道未嘗齊之故未嘗
道而民茫然矣茫然者不知恥其於善也茫然其於不善也亦茫然何去何從
如行路者之陷阱莫避也烏乎免未嘗齊而民茫然矣茫然者無所恥方其動
也器然方其不動也亦器然何得何失循出師者之進退無律也烏乎免於此
而道之齊之應不若此矣道豈易言曰吾有政在齊豈易言曰吾有刑在而刑
政之外無所謂道齊矣於此而有以道之有以齊之應亦不至此矣問何以道
則豈政是以問何以齊則惟刑是以而道齊之事盡委之政刑矣若此者非為
此無恥之民而不欲使之苟免哉乃吾起而觀其民若明知其為政與刑也者
而兢兢焉慄之又若忘其為道與齊也者而世世然玩之下民本至愚耳有政
有刑而愚且轉而為智愚者可矜欲宥之而不得宥智者可惡欲誅之而無可

誅也。小民本甚愿耳。既道既齊而愿乃化而為黠。愿者不難變。一舉之而無不從。黠者不可誑。愈驅之而愈不從也。至是而猶慮民之不免乎朝廷。多一科條。即草野多一機械。王章雖肅斷不能於衾影之地。忽加以鈇鉞之威。本心昧而愧怍不牛。回思未道未齊之日。尚不如是之諱張也。不幾悔其多事也哉。至是而猶責民之無恥乎。陽以遵乎國憲。實陰以傾其私圖。法網雖密。斷不能以敷揚之典。復生其羞惡之良。作偽熟而趨避。彌工視彼無刑。無政之朝。尚不如斯之巧幻也。胡不反而自咎也哉。夫民非不可道。不可齊也。吾乃神遊於於變時雍之世矣。

凡作一題須取通章神理合併審之。免而無恥之民與有恥且格之民善惡懸絕。聖人將如此云云。却於兩節發端處一則曰道之齊之再則曰道之齊之故意說成一樣。只是所以者有政刑而民情頓異。正是為治民者痛下針砭。聖人將說話時兩節一時俱有其神理。原是一片不是說。予上節方轉出下節也。作此題文者先要將兩節神理看得水乳交融。然後將本節神理看得玲瓏剔透。下筆時看著下節說著本節。自能於半而見全。神不作土木偶。

人語若但就題面鋪排看去。終落呆相矣。自記

文家逆字訣。自初學以至終身。一生受用不盡。此文精神。適健究不外一逆字。法門鍊格審勢之妙。至斯而極。與牆東此謂身不修。一句題文可以並傳。

鼓瑟希

全

鼓不鼓之閒其聲可得而繪焉夫點鼓瑟而子問之不能終鼓亦不必鳴不鼓也特見為希也云爾且人身之動靜皆天機之流露也而惟發於聲音者為最真方其動也莫之為而為及其靜也可以止則止而當欲止未止之時界乎有為無為之際局外人傾耳聽之蓋幾幾乎無聲之樂已子之後求亦而問點也點之前有瑟焉蓋鼓於求亦未對之先以漸至於求亦既對之後皆也夫何以之問子欲聞諸賢之言豈不欲聞點之言而子若不急於聞也蓋點方鼓瑟也雖不比嘉賓式燕和樂且湛亦正如君子論交與言並坐抑率爾之哂求與亦見之即點亦應其見之而點亦非有鑒於哂也蓋點會鼓瑟也雖不等武城之游歌傳絃外亦自同單父之治道在琴中斯時也點之瑟固未希也且夫希不希亦何常之有五官之效其能也縱手不停揮要未嘗黜明墮聰屏羣倫而獨立想其安絃操縵早舉同堂之兵農禮樂默會於懷來瑟之中有點瑟之外未嘗無點也而何必不鼓也五聲之動而變也雖心之所好要不同引商刻羽假玩物以為娛想其淑性陶情直借二氣之往屈來伸互通其消息瑟未鼓而點

小題正鶴

三集 枯窘

九十

先進

之爲點者自在。瑟既鼓而點之爲點者自若也。而何必不希也。將謂無意而希。以是爲點之不帶似也。顧何以未希而不問者。甫問而卽希也。且安知子之問。非特俟其希點之希。非適緣於問乎。則以爲無意於希。不得已將謂有意而希。以是爲點之待時似也。顧何以旋鼓而旋希者。旋希而鼓仍也。且安知瑟之鼓。非天籟之自鳴。鼓而希。非吾情之適盡乎。則以爲有意於希。不得已可以鼓而鼓。點其偶有託於瑟耶。可以希而希。點其無過求於瑟耶。夫使治賦者聽軍聲。我知其祖以厲使足民者。御田祖我知其和以柔使爲相者。入清廟我知其跡。以越彼其於瑟也。未始不鼓而所以鼓者。殊矣。未始不希而所以希者。殊矣。萬物之終始無端。卽斯可悟成虧之理。瑟胡爲而鼓。始有與瑟俱適者耶。鼓胡爲而希。始有與瑟俱忘者耶。夫豐京云。邈子則遇於琴。衛國與懷子則傳於磬。虞廷安在子則契於韶。不必果瑟也。而不鼓之鼓。有如此希矣。不希之希。有如此鼓矣。大化之流行不息。卽此可知天地之心。惟時子與諸賢皆注意於鼓瑟之點矣。吾黨繪其聲曰希。點不悠。然遠哉。

破承數語題解了然。小講空處落筆卻無一語。落空講下將當日鼓瑟始末。

一筆寫出妙不多占地方。二提比就鼓瑟著筆融納上文。不急搶希字。卽是希字。頂上圓光三四比力踞題。巔爲鼓字。希字鑿破混沌五六比就希字。著筆筆筆輕脫無迹。可尋七八比將鼓字希字合寫。互寫曲盡此題之妙。腹中忽以三子夫子伴說如虛無縹緲中現出。層樓海市不意微細題目得此洋洋大觀。章句希間歇也。間卽間離間隔之間。謂其漸稀疏欲盡而猶未盡也。諸卷但看見一歇字不曾看者。一間字直說成指已離絃止而不鼓。失之遠矣。

後比忽將諸賢及夫子伴說真如天外飛來百思不到。究不外緊從上下文落想之法。至用筆之短而能圓極參差不齊。處說來却不多占地方。則洗鍊之極也。

夫子不答南宮适出

路德

聖賢相印以心可不言而喻也。蓋答必視乎問問者而為南宮适也不答之答
 妙於答矣不然适何為遽出哉昔夫子率諸弟子遊所如輒不合糧絕於陳不
 與子路之臨封沮於楚空勞由有之行果欲伸此屈彼豈遂無說以解此而不
 必也亦惟以不解解之此相說以解者轉若不求甚解也已羿暴禹稷之說适
 之問蓋欲得所聞而去也而夫子深遠矣相軋相傾之勢自全適足以自危而
 權力堪憑偏自保身名之赫奕前之羿暴伏其辜後之羿暴張其欲此人專之
 極不平者也因憤激而為言雖振聵聾聾轉多流弊已飲已憊之心後聖本同
 於先聖而事權不屬未由觀天地之平成古之禹稷逢其盛今之禹稷際其窮
 此天心之夫可問者也操幽冥以為說縱繁稱博引反以滋疑夫子於此惟有
 不答而已矣吾謂此即所以答南宮适也將為之道其常而常未可泥也人孰
 不疾羿暴而當世之羿暴反出身而事之人孰不慕禹稷而當世之禹稷反交
 口而攻之此其中有隱情焉聖人亦不得而相強况千古以下之人心變態更
 多於往古有所憚而不為羿暴則所以飾羿暴者彌工有所勸而後為禹稷則

小題正鵠

三集 截作

九十二

畫問

所以爲禹稷者先僞審慎維持之意祇可令吾黨窺也而吾黨已默會其旨矣將爲之言其變而變不勝窮也禹稷出而天下定而未成之羿稟或反以禹稷目之羿稟出而清議興而蒙難之禹稷或反以羿稟誣之此其間有世運焉聖人亦祇聽其自然况三代以前之成迹後人每假以行私謂爲善必獲福或且陰爲羿稟而陽爲禹稷謂幸免皆罔生或且朝爲禹稷而夕爲羿稟剝復否泰之變不必爲知者道也而知者便不贅一詞矣出矣適之心非卽夫子之心哉念自服官宗國久判夫賢奸凡稍類羿稟者皆羿稟之黨也凡有志禹稷者皆禹稷之徒也撫身世以自定從違蓋有不欲明言者矣四世將微敢蹈三桓之修一堂相對卓然三代之英此一出也不已深信而無疑哉想其來學聖門至教親承夫剛定羿稟之罪著於史而春秋所貶非羿稟皆羿稟也禹稷之謨載於書而雅言所稱以禹稷契禹稷也觀古昔以靜參得失蓋有無俟更端者矣斧鉞縱云可逃萬日之譏評難恕河山亦非一姓千秋之俎豆常新此一事也不更躊躇而滿志哉進矣不答之夫子不得不亟稱之矣

題而萬不可作題意最難發揮要發題意便離不得上文但凡從上文生情

考率皆混入上文卽能歸到本題亦係合上五句題文非此八字題之作法也就羿稟禹稷者筆者固是上文卽說當時有權力者卽羿稟夫子卽是禹稷仍是南宮适發問之本意非上文如何作法須從夫子與南宮著筆處處須想入聖意中發出所以不答之故所以不言而出之故雖明拘上文亦無非本題矣作此等題而不認明部位未有能合者也此議論題也不必泥定朱注與象所到無可無不可若僅照注意作文說夫子之不答是不肯以禹稷自居不敢以羿稟目當世如此則議論不能恣肆且不免流於浮淺自記

此題不少名作然議論雖高總有可移置全章題文處必如此文確從夫子及南宮心目中抉出所以不答及所以出之故方恰是此八字題文是謂緊人一著

世叔討論之二句

路德

討論得人掌使者可盡其才矣夫非有討論之世叔則草創猶未可言命也彼子羽之任修飾非以其官使之哉且以辭令之難也非有鑒古知今者斷不能酌其宜而歸於至常蓋其研究也深悉協九言之旨其見聞也廣周知四國之為合古今以其效參稽斯立善精而選詞審焉為命之始於裨謀也粗定規模早為修意修文之本略陳利弊尙無飾喜飾怒之言命其善矣乎未也蓋草創之事方終討論之功斯起計統於九伐鄭討不從宋討不服凡所以昭武功也而文字之精嚴義直等於出師之律論備於三升選士論秀淮士論賢凡所以核人品也而言辭之善定法倍嚴平馭吏之條爰有世叔贊裨謀而殫其慮本草創而定其謀鄭之命其亦可授之行人以與四鄰交矣况夫毀廟不辭允宗不辨其不支冗也可知二物能綜六志能詳其無缺略也可知斯亦何待於脩何待於飾乎然而入境問禁入國問俗入門問諱揣摩不如聽觀之真周爰容詢周爰容度周爰容諷諄習終遜閱歷之久賢如世叔其遂敢謂閉戶造車出門合軾討論既無煩脩飾也哉蓋至是而行入子羽相繼而起矣稽田者脩

小題正鵠 一二集 截作

九十四

憲問

疆畝守積者脩固倉掌固者脩城郭庶務咸厯就荒之慮况增租折衝敢弗受之以節乎念行人過鄙越國善避清嫌固不若朱之易辭亦豈等鮑之好佞承討論而刪繁就簡視世叔之張慕而從者其指陳不更確哉豹之飾也以朝羔之飾也以祭馬之飾也以實小物不忘踵事之增况玉帛告虔敢弗受之以益乎念行人講信陸鄰博通掌故何慮士莊之善語亦殊呂相之強辭進討論而益寡哀多視世叔之具徒而往者其規畫不更詳哉他日荏苒授甲竟兼行而此時權度能精早已儲材於國棟異時荆楚垂象包藏立破而此日簡書是賴宜堪煥美於皇華加以潤色有人裨謚所草創者不且燦然成章也歎

此題以兩扇法作之未嘗不可但行人二字終嫌贅腐雖以多對少以虛對實前輩應有此法巧者為之亦不難銖兩悉稱而準以題句究有未安固不若截作之較為明穩也為命句下雖分四扇其實各自成對若以行人二句為題自然以對作為正今錯舉中二句為題題句顯有參差因其參差而以截法行之乃此題本有之法未可目為偏錄也此類甚多可以隅反自記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李傅教

為道統正其傳君子之樂全矣夫英才為天下生也教育之即以還之天下君子之樂不已全哉且生才者天用才者君相養才者師儒君相能用才即能竭人之才其事主乎權師儒不用才而能養人之才其事主乎道道與權合於是子之三樂可得而言矣今夫君子以天下為景舍才奚恃哉天下之才皆散而逸一時之天下可危天下之才皆聚而升萬世之天下又可危何者可用者才易竭者亦才也君子所為先天下之憂而憂也已用之才有所歸而天下藉以治未用之才無所歸而天下又因以困何者可憂者才可畏者亦才也君子所為後天下之樂而樂也而幸也皆為君子所得也且夫才而曰英教而曰旨正自有說才有其機不患得之者無以啓其機患得之者無以暢其機才而曰英物之礙者也物礙不可以不養育之則屯之後養以蒙矣合成德達材答問私淑之教各如其量而皆涵泳乎春風化雨之天時未至者無止境時既至者亦無驟境蓋教有形而育無形也惟君子知之惟英才知之也兩相知則樂之者

真也。才有其氣，不思得之者，無以充其氣；思得之者，無以抑其氣。才而曰英華之至者，也。物華不可以不效育之，則華之後核以實矣。統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全，各因所至而皆範圍於沈潛高明之路，鋒之銳者，小挫之以柔其氣性之偏者，曲裁之以平其氣。蓋教有定而育無定也。在君子不言在英，才亦無能言也。兩無言則樂之者，聖也。凡樂皆生於無憂，而此樂獨生於至憂。此日之天下，任政統者之無才，其憂小；後此之天下，任道統者之無才，其憂大。憂之至而即有才，慰之故得之先，分造化之權，教之後補造化之憾，則君子直以釋其憂者為樂而已矣。凡樂皆生於無患，而此樂獨由於多患。天下需才無才以相給其患，淺天下用才，因才以致誤其患，深患之至而以教裁之，故朝廷之政教有治亂而人心之德教無盛衰，則君子直以平其患者為樂而已矣。尚何王天下之繫於心哉。

他手但說成朋自遠來等題套話文却一眼注定王天下落想見得君子此樂正是為天下起見是獨具隻眼處一切門而話自然一掃而空至其議論之透快筆力之英邁純從蘇氏父子得來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

仁馬堂

知仁一山水也。樂之心並不自知矣。夫山水之樂，惟知仁可以當之。其樂也豈從外起哉？若謂吾今而知獨境適情者，猶非適之平者也。惟有其情者有其境，即不必真有其境，究未嘗不自有其境。當夫情境兩融之候，為問境生情耶？情生境耶？賞心者蓋悠遠矣。今夫宇宙之大，觀水與山盡之矣。亦安有不樂者哉？必臨木而後樂，樂之心亦滯而不靈。有與之為化者，目中之水，遇以跡意中之水，遇以神也。必見山而始樂，樂之時亦暫而不常有。生於其心者，身所歷之山，接以形意所會之山，契以性也。其惟知者仁者乎？夫知仁之於山水，豈有二理哉？蓋良止坎流之體，萃於地為山，水萃於人為知仁。天特取知仁之德發之山水而為此不滯不搖者也。知仁即無形之山水，山水即有形之知仁。此中自有訴合無間之故而參之色相，則已粗川行嶺峙之理，得其象者，山水得其情者，知仁。天特舉山水之靈聚於知仁而為此不雜不或者也。知仁即山水之鍾毓，山水即知仁之性情。此中正見真精妙合之微，而有所寄託，則猶淺。何水非知何樂非水，何山非仁，何樂非山。祇此無心之相構，自知若出之而所在皆水。

小題正鵠

三集

疊句

九十六

雍也

自仁者出之而所在皆山會心處本不在遠以是為知者之自寫其知耳以是為仁者之自寫其仁耳以知樂知何山非水以仁樂仁何水非山祇此一境之相印自知者見之而山依然水自仁者見之而水依然山有心人各自頌畧以足為水之與水相融耳以是為山之與山相凝耳知仁者不必有山水之見存也未知仁於山水之間知仁在而山水適投其機山水在而知仁如逢其故有兩而化者矣樂之云者猶從旁觀覽之也知仁者正不必無山水之見有也求山水於知仁之隱無山水而知仁之情自暢得知仁而山水之景愈彰有一而神者矣樂之云者猶是從外論之也非然者流水高山偶然之賞未可遽謂知音也

將知仁山水字說得彼此無間不惟將題理融成一片直將兩樂字挾出命根文處處識踞題巖不鋪排正而清空一氣中却步步引入入勝真一幅大好山水章句有似乎水故樂水云云乃此題正解文却不拘此意故意誇過一層看去似乎好奇非也此題竟極熟極若不如此但一味蹈常襲故使雜入緊平累百卷中安能出人頭地作文全仗胸襟胸襟絕俗文字自指勝

人遇此等題便覺凌厲直前壓倒一切雖有名作在前不難與之對壘苦胸襟卑鄙專靠工夫雖工夫十分究不免寄人籬下終身作文無非倚傍他人安得有揚眉吐氣之日也
若將知仁山水打成兩際局勢便不緊理解亦不融文從源頭說下直快其所以然掃盡塵障語膚皮語是謂超超空行

南容三復白圭

路德

言不可使有玷也。謹言者得詩教焉。蓋言之玷非若白圭之可磨也。容取詩言而三復之其謹言亦何至哉。且聖人雅言之教莫先於詩。此蓋統全詩而發明之。非舉數言而誦習之也。顧聖教不厭其詳。學人務擇其要。初無俟繁稱博引而精神所注其佩服有獨深矣。聖門有南容者。偕季叔以同列。溯源並衍。夫三桓而世祿之家。獨深學問。早已陋茅鴟相。風之不知。望洙泗以來。遊肆業並爛於六藝而通經有志。倍慙樞機。豈徒誇采菽甘棠之能賦。昔者衛武質人而謹侯度。爰垂抑戒之篇。今也南容仰君子而慕哲人。更凜出言之易。夫不有白圭數語乎。今之學者。類能誦之。誰則取其言而三復者。而南容念之深信之篤矣。方其未讀白圭也。矜躁既平。亦自謂悔尤之可寡。及觀詩言而不覺惕然懼矣。我所慮及者。古人已先我而言。我所未嘗慮及者。古人更代我而言。不必提吾耳也。一吟諷間而不啻提之。有永矢弗諼焉耳。方其始誦白圭也。慎密自矢。猶時覺檢制之或疏。詳釋詩言而不覺恍然悟矣。戒將來之有失正言之而見為可危。悔既往之難追。罕譬焉而更為可愧。朕舌果誰捫也。一言念間而不啻

柄之有服。磨弗失焉。耳容之先有獻。子養賢為富。處己若虛。容真善於繩武乎。祖也。箴垂百乘。立言久播。於名卿孫也。誠佩三緘。好學遠追。夫睿聖衣紹。有前人而出。言有章。早自重爾音。於金玉容之考。為僖子。達人可師。君子是教。容真不愧象賢。平父能習禮。銘欽。匾讓之詞。子善讀詩。得仰臧嘉之訓。肯堂有令子。而修辭自礪。豈尚留不掩之瑕瑜。是知終身可誦。不同雄雉之詩。小子知臧。豈有實虹之謂。萊竹之風。可溯天桃之什。堪廣我孔子之相。攸洵可為萬世法。與此節與子謂南容節。乃一事而兩見者。邦有道云云。乃夫子稱贊之詞。三復曰。圭乃記者。推原之筆。兩節原是一串。若泛從謹言。著筆不能切定。白圭便與彼題無甚分別。或知從白圭發論。而不能說出三復之故。或僅就三復字空摘。而不就南容生情。均非此題緊切文字。諸卷能切本題者。少貧照下文者。多非長於照下也。正短於詮題耳。

子路問聞斯行諸 公西華曰

路德

尊聞者不必復言也。有並聞其言者矣。夫子路冉有各尊所聞。而並聞兩說者。公西華也。其能已於言哉。且聖人之答問也。不惟問者聆之。即未問者亦聆之。方其有所問而來也。未問者皆局外人也。及其得所問而去也。未問者又不啻局中人也。雖曰默而識之。究有不能默默者矣。日者公西華侍坐於夫子。見有請業而來者。曰聞斯行諸。竊料所答者之不出所問也。而子則告之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又見有請業而來者。曰聞斯行諸。竊料答此者不殊。彼也。而子則謂之曰。聞斯行之。斯時也。公西華心焉。數之前問行者何人。子路也。後問行者何人。冉有也。均之問行也。而答子路者如彼矣。答冉有者又如此矣。斯時也。公西華傾耳而聽之。有父兄在。為子路言之也。問斯行之為冉有言之也。均之答問行也。乃子路退而子不復言矣。冉有退而子亦不復言矣。至是而公西華乃不能無言矣。言各殊其所指。子路之問在行而答之者若出其意。外冉有之問不專在行而答之者又出其意外。使其初念難忘。更端以請。將以子路有言冉有言而公西華可以無言而兩人初不聞請益也。則爾時之有

懷欲吐其情難緩於斯須。言無妨於共白。子所以答子路者。冉有未必不問之。子所以答冉有者。子路未必不問之。使其兩相考證。更爲引伸。將見冉有因子路而有言。子路更因冉有而有言。而公西華又何必因子路冉有而有言。而當日更不聞。互證也。則事後之含意欲伸。其念倍殷於富境。公西華之有言也。宜也。公西華何言。仍言其所聞而已。豈知問行雖同。而問行者不同。答問行者焉。得同。亦豈忘問者之爲子路冉有耶。奚惑焉。

上截運虛於實。下截運實於虛。運則實處不實。虛處不虛。且欲使上下截融合無間也。八手從下截說起。直是以尾爲首。律以尋常鈞法。似乎鹵莽。不知此非鈞下乃伏下也。他題文伏處多暗。此文獨明。他題文伏處多虛。此文獨實。雖明而不嫌於明。雖實而不失之實者。緣用筆只在題前。也不惟在下截曰字之前。且在子路冉有問行之前。認準題之部位。只管放心做去。此乃是因題爲文。惟此題可用此法。若移而用之。他處鮮不失之唐突矣。論上截處若就記者逐一敘述。則老寔矣。文將上截許多話。俱從公西華眼中看。著心中想著耳中聽著。爲下截曰字伏根。不是果疏上截。乃文家運虛於寔。

之法况股中各有一波一折。股頭又藏過子路冉有雖直出。題句與他文之直出者異矣。雖順次敘述。與他文之順次者異矣。問前半篇。乃是上截本位。文却從公西華說起。後二比乃下截本位。何以亦從上截說起。不從本位說起。曰不敢也。下文由也。問云云。卽上截子路問云云。所不同者。一是記者所記。一是公西華所述。耳題前將公西華說出部位。實在題前去。下截尙遠。雖就公西華貫串上截。却只是上截本位。不至混入下文。此處乃下截本位。若再就公西華貫串上截。名爲抱上實。則觸下矣。問截作題文。以部位分明爲第一要著。最忌上下牽混。今此文後二比。大半複說上截。至下半股方說到公西華曰無乃部位不清乎。曰題位安敢牽混。但下截乃公西華曰四字。不是公西華三字。必須說向曰字。乃是此題下截之文。而曰字實無可說。萬無急搶之理。故於未到曰字之先。先說公西可以無言。公西何必有言。爲曰字作反跌之筆。又先說子路有言。冉有有言。冉有因子路而有言。子路因冉有而有言。爲公西華作反跌之筆。子路之問云云。乃子路有言。冉有有言之所。以然子所以答子路者云云。乃冉有因子路而有言。子路因冉有而有言之。

所以然其事雖指上截其意實在下截非舍下截而復說上截也况二比各處起俱用言字截清雖非曰字正而却是曰字秀而其部位固已嚴矣安得為牽混乎
結構之緊思筆之靈真天造地設批語尤發明親切自有評家以來未有詳該至此者

既富矣 既富矣

路 德

因既而商所保庶者不患無資矣夫庶而不富庶何可長既已加之尚得謂其未富哉且患寡患貧者有國者類然君相方亟亟焉而議其先聖賢乃徐徐焉而觀其既熟計兼權之下覺目中之所見與意中之所期皆顯呈一既濟之象焉庶哉一歎夫子始為衛幸也試還問衛之民田既臧乎曰未也倉既盈乎曰未也肥壯肥疇其既有乎垣墉樸斲其既勤乎曰未也衛所有者庶而已矣既庶何加冉有能已於問哉使其庶而未成也者農不耕食安出女不織衣安出此為耕為織者之本無幾也庶方成而急為聚之向其統人官物曲勤生金生粟之書使其庶而漸減也者老宜養養者誰少宜長長者誰見所養所長者之本無多也庶未減而豫為籌之向其合利用厚生享有幹有年之慶因庶為富既庶者豈難保乎且夫庶者之富也有難有易人事多則物力耗嘗見履厚席豐子孫相繼生齒繁而度支漸絀有不數傳而變為窶入者衣裳雖美漸敝於曳屣倉廩雖流漸銷於升斗此庶之有妨於富者也而富之者早有以防其弊民心聚則地利興嘗見窮閭隘巷亞旅為羣職業合而艱難與共有不數年而

小題 正鵠

二集

截搭

一百一

子路

坐擁厚資者二人同心得斷金之利萬夫繼耦占播穀之豐此庶之有裨於富者也而富之者早以觀厥成至此而既庶之民豈猶慮其不富哉富必有其資齊官山海秦據膏腴其富也宜也然從猥與牡非齊之富人乎載儉與驕非秦之富人乎如是以爲富是反不如不富也今爲既庶者謀康阜洪水泉源之衆不且比於齊秦也哉富必節其用魏詠徂鵠唐歌蟋蟀其富也宜也然汾晉所譏非魏之富民乎山樞所刺非唐之富民乎如是以爲富夫庸愈於不富也今爲既庶者謀蓋藏朝歌沫土之間不且同於唐魏也哉夫詩美君子則曰既庶且多庶也原有得輿之象福錫正人則曰既富方穀富者孰非遵路之民藉非加以教雖庶而且富安可保哉

此等題須先識得訣竅一切詞意均從訣竅中出雖有此處單句題及數句題文一概用不著也 人下截處既字未便明說日不可坐實一經說明坐是則以下再無可說惟有下文而已作法須注下教字說成個現成富者則緊緊就題收住矣字之界不溢既字之神亦真猶是截下題作法也 問鈞處連用四既字至本位反不敢用何也曰恐其侵下若不侵下勢必不明不

穩問鈞處獨不慮不侵下乎曰須看部位鈞處在上截之前去下截甚遠去下文益遠文於空處著筆不惟不占富字且係富字反面故不侵下又以成語出之不患其不明不穩也至下截本位逼近下文又純係正而用筆若再說出既字焉能收住題位乎卽間有硬收者勢必不明不穩矣 其典切處足藥空衍之病爽拔處足矯拖沓之非緊扣處是正通套之弊通體法律精嚴無一字混下尤足見粗心者之開口便錯也

吾之於人 所譽者

路德

聖人無過稱似過者正不妨或有矣夫毀譽均不可有而譽究不同於毀也子
 故目明之而復該一或有之說與且以日過之宜防也常省察焉而使之必無
 豈游移焉而聽其或有顧過則猶是而心迹殊焉無其心而並無其迹在人亦
 當共知之無其心而或有其迹在吾亦不必深諱之矣今夫虛聲是盜掩不善
 者小人令聞日隆疾無稱者君子人之於吾也誰則甘受吾毀而不樂為吾所
 譽哉而吾則何如世有毀人而兼譽人者無論排斥之餘人甘是棄即為所譽
 者亦或以旁觀疑忌致指攝之紛來則愛之亦何殊惡之也吾何忍也且有
 毀人而專譽人者雖使寬宏之度人樂包容而為所譽者反或因一念驕盈致
 進修之中沮則伸之正不啻屈之也吾何敢也今試質之於人誰是受吾毀譽
 者哉雖然毀與譽要自有辨聖人之出治也御眾以寬刑賞悉歸於忠厚而嚴
 苛弗尚常有疑惟輕功疑惟重之思君子之用情也與人為善隱揚自具夫
 權衡而造就無方惟此惡惡從短善善從長之意審是則無所毀者正不必無
 所譽矣而吾也竊自忖焉吾所效法者惟古人毀無可毀譽不勝譽而終不得

小題 正鵠

三集 截搭

一百三

子路

謂之譽者。詩書之記載。可憑往事。早成定論也。然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人果不自菲薄。吾安得而菲薄之。則以譽古人者。譽今人。而因藏寫之。甚殷不覺。稱揚之已過。此亦情之所時有者。吾所景仰者。惟成人無所用吾毀。似不妨用吾譽。而究不得謂之譽者。名實之昭彰已久。先聲自在人心也。然行遠必自邇。亦登高必自卑。人果厚自期許。吾又何必不期許之。則以譽成人者。譽學人。而獎勸恆憂其不足。品題已覺其有餘。此亦事之所或有者。夫譽雖自吾出之。而所譽者。乃其人自爲之。如使人實無可譽。則吾之於人也。亦終於無譽而已矣。而毀何有哉。

下截截下必須以截法行之。上截毀譽並說。下截御有譽無毀必應以側筆斡旋之上。截不可呆跡。須注定下截方能作得上截。下截不得空衍。必注定下文方能作得下題。法如截此作文。安敢任意。自記

字字法律卻不爲法律所拘。極嚴謹復極空超極周匝復極短鍊

習相遠也。子曰唯上知

費普

遠非由於性也。性之者不可多得矣。甚矣習之可懼也。彼不慎所習者。將自以爲上知乎哉。且人之大不類者。皆其本相類者也。相類者。大不類。斯不類者。乃獨出乎其類。而類者。見其紛矣。而出夫類者。愈形其少矣。性之相近。蓋統因知學。知生知而演而言之也。不遠也。然而相遠者。何哉。時而上進。時而不進。不學。知生知而演而言之也。不遠也。然而相遠者。何哉。時而上進。時而不進。不達者。遠矣。謂其智不足歟。非也。習也。我且讓入。以上乎人。不且居我之上乎。而或且解之曰。吾非不欲上進也。其如進而不上。何。吾非不欲上達也。其如達而愈不上。何。且必待進而後上。天下豈無不待進而自上者乎。愈達而愈遠。於上天下豈無任其所遠而終不失爲上者乎。果爾。是必天下皆知也。而後可。天下之知者。無一非上焉。而後可。而豈其然哉。吾夫子蓋嘗言之矣。與不上進者。較知而知出其上。與上惟者。較知而知又出其上。人必習而後知。彼則不習而自知。蓋其有生之始。早自裕燭照之神矣。斯莫能相上矣。不上達者。不知其何以達。固羣鸞爲知之上。即上達者。亦不知其所以達。更不得不推爲知之上。

小題正鵠

三集 截搭

一百四

陽貨

人方習而猶苦不上。彼則未習而已居夫。上蓋其立念之初。早絕人攀躋之路矣。斯尊無二上矣。唯知故進。唯知故達。唯上知故無不進。無不達。進焉達焉者。習也。漸進漸達者。知也。無不進。無不達者。上也。彼安於不進。而自遠於上進者。安於不達。而自遠於上達者。蓋下愚而已矣。

題只九字。却處處棘手。條理甚為纏轉。難處不在本題。只在下文五字耳。本題上知與下文下愚相對。上知下愚之根。却在題之上文。本題唯字直貫到下文。不移而不移之根。却在題之上文。方要承上便要混下方。要作本題便要混入下文。稍不小心。動輒得咎矣。諸卷荒唐者多。其不荒唐者。又不免處處喫力。惟此作輕刀快馬。轉戰無前。若不知題緒之纏轉者。非不知纏轉也。正惟看得明白。故能游行自如。無遮無礙。陸士衡曰。方天機之迅利。夫何紛而不理。莊子曰。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遊刃必有餘味。此數語可悟文章一道。非精神不能為矣。習遠是上。截上知是下。截下哉之。下文與上截緊相呼應。作文但許從遠說。到上知不得從上知說。回習遠通篇處處如此。凡割截題之下文。與上文緊相呼應者。俱應如此。

儼然即之也

路德

道貌可望而知也。遠觀者尤宜近視矣。夫儼然之貌。特望之而未即之耳。欲觀君子者。何不可即之有。且天下之可畏而不可親者。其人必非君子。君子非示人以可畏。亦不拒人之相親。而人自畏之。親之。且非畏者自畏。而親者自親也。蓋雖畏君子者。亦未始不親君子矣。望者之處乎遠也。遠君子而得其似。原不若近君子而觀其真也。然斯時之君子。固自有可見者。世有敬君子者。當未望君子時。固早知其為君子。至是而敬者。益加敬矣。非人之敬君子也。君子自有可敬。敬君子者。何與焉。世亦有慢君子者。當未見君子時。或不知其為君子。至是而慢者。不敢慢矣。非人之不慢君子也。君子自無可慢。慢君子者。何有焉。擬之曰。儼然君子乎。不幾可望而不可即也。乎且夫儼然之貌。有令人不敢遽即者。有令人不得不即者。人有中懷嚴憚。雖一時呼之。使至亦不免行步之稍遲。况儼然者在望。舉凡非道非義。俱莫得而干之也。此其不敢遽即者情也。人有力矢恪恭。雖不必招之使來。亦自覺趨踰之恐。後况儼然者在望。舉凡請業請益。咸願就而正之也。此其不得不即者勢也。夫儼然之君子。豈真可望而不可

小題正鵠

三集

截搭

百五

子張

卽也哉。吾試徵諸卽之者。或向未卽而今始卽。與是其目中。惟有一儼然之君子。而其意中。並不知既卽後之君子。以望例卽方震動於瞻仰之餘。而不覺堂室之已經矣。則且將恐將懼而惴惴以卽之。或昔已卽而今復卽。與是其意中。固早知既卽後之君子。而其目中。又實見此儼然之君子。由望而卽。第審顧於周旋之地。而不覺杖履之已接矣。則且景仰景行而欣欣以卽之。夫所卽與所望。非異人也。固猶是儼然之君子也。卽之時去望之時。亦無幾也。非已復儼然之君子也。變矣。雖然。猶有異。

文以意爲主。凡有字句而無意思者。雖外貌可觀。終是敷衍。亦有有意而仍爲敷衍者。或非本題應有之意。而說來不免隔膜。或本題應有之意。而說來不著痛癢。無關緊要。看去仍是敷衍。此皆不會用功者也。功夫有假有真。凡耳聽口誦。目觀手披。一一求之於心者。真功夫也。功夫真。則文章亦真。若俱索之紙上。而不求之於心。皆假功夫也。功夫假。則文章亦假。真也者。神之所爲也。耳目手口。人人有之心。不在焉。肉而已矣。肉安得神耶。自記

溫聽其言也厲

路德

溫卽儼然之君子也。聽其言而又變矣。夫君子之溫望而未卽者。不知也。然卽而不聽其言。又烏知其溫而厲乎。且寬猛相濟之說。不可以測聖人也。久矣。而一時耳目之所受。真令人且欣口懼。而不自知欣者非自爲欣也。聖度使然也。懼者非自爲懼也。聖教使然也。人之卽君子。固欲聽君子之言也。而臨以儼然之貌。則有怵惕維厲者矣。豈知卽時之君子。已非復望時之君子哉。則見愉愉平其悅也。與所望者不侔矣。變矣。英華悉根於和順。夫豈同色厲內荏爲矯飾之儀容。則見藹藹然其吉也。視儼然者。迥異矣。變矣。和平卽寓於嚴恭。更不同蹈厲發揚。示聲靈之赫濯。其溫也。固君子中和之氣。根於心而生於色者也。以色例言。當一溫而無不溫矣。而抑知不然。蓋天地青物之仁。分布於四時。實互根於二氣。雖心存長養。而風霆皆教。常昭示於日暄雨潤之餘。而君子愛人之厚。不乖於一物。實不徇乎羣情。雖量極含宏。而金玉其言。要自寓夫振聵覺聾之意。其言之厲也。視色之溫者。又變矣。特未聽者不知耳。當未聽之先。人未必不預擬其言及聽之而爽然失矣。雖以權臣之詐貴胃之驕。方思出一語以相

嘗而君子之義正詞嚴。早有以關其口而奪之氣。初不意肫然其貌者。言竟剴切若斯也。臯之謨曰。直溫厲。卽其溫而直者哉。當將聽之際。人或且欲窮其言。及聽之而退然阻矣。雖以耆艾之尊。君公之貴。方欲執偏詞以相叩。而君子之正言。莊論直使之入於耳。而愧於心。初不料睟然於面者。言乃簡肅若斯也。舜之典曰。溫恭厲正。其溫而恭者。若若是而感而通順。而動藹然。占豫泰之爻。惡則貶善。則褒凜然見。春秋之筆言。不頽其色。厲無妨於溫。君子自率其常。旁觀實覺其變矣。

陰陽燥溼等語。乃此節題文。窠臼也。前二作一概。不用此文。渡處出比。雖用其意。而語語與題比附。不敢稍涉鋪張。庶與膚闕者有別。白記
法律之嚴結構之緊。意義之堅。字字如秘。兌上紙與俗法正相反也。

有言責者 我無官守

有以言而去位者。未可以概無位也。夫以言爲責。則言卽其官。彼以不去。歲孟子。子孟子果有官乎哉。且天下之不謀政者。必天下之不在位者也。謀焉而必逐。其謀彼將曰。在位故也。吾亦曰。在位故也。在位者。且有時而不在矣。則夫本未嘗在者。又安得誣爲在也。耶。不得其職而不去。是有官如無官也。且不如無官也。官如是言。可知矣。言府者在府。言庫者在庫。以言責官。輕其言。卽輕其官矣。言既見輕。官又何必不輕也。大言受大祿。小言受小祿。以言得官。失其言。卽失其官矣。言不可失。官則何必不失也。無他。彼固有言責者也。不得而不去。將以不言者。保其官乎。且夫言之宜得也。有不必專責於官者。有不得不專責於官者。古者無言官。而言路開。蒙督所誦。婦孺所歌。皆得入譚軒。而達黼座。相規不。必其官師執諫。且通乎官府。責於官。並責於無官。則望輶鐸。而登朝。官不官。原非其所計。後世有言官。而言路隘。越俎有嫌。揚鱗有罰。必侍司喉舌。而補袞衣。詔獄者。以師氏名官。諫惡者。以保氏名官。責於官。不責於無官。則躋闕廷。而納諍官。不官。豈容以白誣。我果何官也。哉。玷官箴者。非官。速官。謗者。非官。陳於王。

而格正其非者乃爲官使我而有官也以一慢二我不得而守矣輕于里而來有官守者其本願在三卿之內無官守者其特居景丑氏土敬主恩不足以例我也我固自有所守耳緘默爲官者非官唯諾爲官若非官諫於王而膏澤及民者乃爲官使我而有官也爲伍失三我不得而守矣期其功於當路有官守者侯將來共其樂於離宮無官守者安素丘孔大夫求牧求芻不足以律我也我豈忘其所守哉非然者我有官守則在官言官之說我且先蜚鼃而爲之矣奚暇舍所守而爲蜚鼃也

神明於規矩之中力矯近日相延陋習有節有度愈唱愈高不惟律法精嚴其根柢固不凡 官守言責孟子雖兩兩對舉其實有言責者仍不外有官守也如蜚鼃爲士師士師是官士師之法便是官之所守如不能行其法士師便不得不言這便是他的言責非官自官而言自言也題解原是如此文却苦爲分明絕不敢強題從我恐其難於武斷也 中二比煌煌大文按之却是此題交關處文字並非橫使議論諸卷作到此處率喜將上之再作一番作兩股者作了大半股尙不肯說向下截作一段者作了六七行尙不肯

說向下截非不知此處之爲過渡也只是見上截十分寬展前二比不曾作完此處若不再說幾行未免辜負上截且恐下截地位甚窄遠不如上截之寬展說之苦無可說不如趁此未到下截之時且在寬展處逗留半晌較爲省力嗚呼業此事存此心向日方能入門也 下正面暗抱上截不肯明說非不能明說也此二比之前業已落到我字矣我字之下不便再說言責若以言責黏合我字便是下文我無言責也題文諸卷全不知此將上截言責字去字說得天花亂墜愈熱鬧愈模糊矣 字字筆嚴法界來可謂規矩方圓之至其徵引不出四書他字卻百思不到心血定多人斗許

有言責者 我無官守

李善注

去有等於失職者非所論於夫無職者也夫責既在言言即其官守矣齊人之
譏孟子者將謂孟子有官守哉且吾所謂可以言者豈可紙書之言哉可土師
之官也諫不用安用官彼之致為臣特以有可致者耳今其矣齊人竟以我為
士師矣不得其職而去其官則無官矣且無守矣不在官不言官矣夫官之
中不更有有言責者乎言者非官即以言之可否為其官言而可是為官言
而不可是謂曠官曠官者雖曰有官正不啻其無官也而此官不必復戀矣言
者非無守即以言之從違為其守言而從乃為守言而不從即為失守失守者
雖曰有守反不知其無守也而所不難速辭矣且夫有言責者孰不有官守
哉帝世有言迪德則責在臣鄰王師有言作書則責惟師保居位者思不出位
古人明明告我矣而我之所居何位也即不得其言而去者又孰不有官守哉
有故而去臣也而導之出疆不聽則卿也而別為異姓受祿者轉而辭祿我
且一一告王矣而我之所受何祿也好勇有言好貨有言好色有言王之致
論於我者似有深信不疑之意然而實未聞也隆萬鐘之養授室明處在三

小題正 鵠

三集

截帑

一百九

滕文

卿之中造朝未應蓋賓也而非官也詩之義舍命為大夫者詠之我果為大夫也哉雖於梁則去於宋則去於薛則去我之入居於齊者似有得位行道之機然而時猶未至也四十年養氣知言動心可免五百歲興王名世反手何由蓋師也而非官也易之勉匪躬為為玉鬯也素加之說責我之去為不當矣今無論我不必去也即使去焉人且將以名責奈何以無官守者而例以有言責者也

機調活法律嚴眉目清結構緊四者缺一作不能作此題文字題之上截緊對下文我無言責也云云題之下截緊承上文有官守者云云其語氣貫到下文哉字而止若不得斡旋之法或直知截處便是觸下文處即承上文處亦是觸下文殊多夢夢割截題上截多實下截多虛作文少為文之多少以破承小講論之惟取上下句與挽處相應上截二比與下截二比相應鈞處上二比宜短宜輕下二比宜長宜重雖加倍亦無不可今諸卷上二比有多

至十行者下二比有不足五行者鈞處一段只多至六七行者晚處有不足一行者殊屬不成篇法

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

任源真

水歸其壑細流不必論矣夫水不行地中孰知為江淮河漢也觀其為由大者不可歷指哉且水性就下治水者必治其下流非不知孰源孰委也兩山之間必有川百川之流皆學海聖人行所無事而水之受治於聖人者固支分而派別也已禹之掘地注海固將開其朝宗之路而暢其疏之排之之機也豈猶有逆行者哉水以地為歸失其道則地在水中得其道則水在地中汝之導也有資洪之涉也有岸水自水而地自地任舉夫洲可居濬可率隨在皆為成賦之田地與水無間非其地則行者不見為行當其地則行乎不得不行師之貞也險而順坎之伏也流不盈水比地而比地水縱強夫出離辭別沱潛終不失其安瀾之性且夫水之由地中行有從水而息其橫流者有審地而正其經流者水皆出西北而萬派分焉言川者三十六而滌源必總以九川言澤者十有二而既陂必總以九澤舉其大不擇其細固無論平弱水西流黑水南流地不滿東南而羣流匯焉距海則舉外以見中取地於水而不為奪濬川則自下以及上子水以地而弗與爭即其流可溯其源已共知為南條水道北條水道不見

小題正鵠

三集 截搭

百十一

滕文

夫江淮河漢平江由東陵而迤邐而漢據其上游河由大壩而折旋而淮衝其南境况爲過爲入爲會者之助其威也水莫大於江淮河漢亦莫外於江淮河漢接地圖而歷歷數之言淮而泗沂無論矣言河而渭洛無論矣言江漢而沔豐舉無論矣江之行與漢爲鄰彭蠡之匯利於合河之行去淮漸近清濟之溢利於分况既道既澤既豬者之殺其勢也水不始於江淮河漢要必經於江淮河漢覽地勢而一指之觀淮而青徐諸水可知矣觀河而冀兗諸水可知矣觀江漢而荆揚諸水可知矣夫曰北江曰中江地中之江也曰浮淮曰達淮地中之淮也曰播爲九河同爲逆河視漢之南入於江者其由地中行如一轍也禹之功不誠大哉

以經術爲文章藻績無多風骨自勝不讀書者不能爲此讀書而不甚了了者亦不能爲此嘗勸學人研經聞者多以爲迂今作此題文率皆依稀髣髴不敢指實指實者又不免紛紜舛錯由今思之迂耶否耶附錄中後所用各典 禹貢九州言山四十五言川三十六言澤十有二實則山川澤不止是也故以九山九川九澤總之 導弱水不言自源不可討

討也言入於西海委不必窮也水皆東流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水之變者也 九川曰滌源舉源以見流九澤曰既陂舉外以見中 治水自冀竟迄梁雍皆由下以及上濬鑿之序也至導山四條導水九條從西北至東南由上以達下疏導之序也 河爲北條之水淮爲北條南境之水漢爲南條北境之水江爲南條南境之水 東陵卽巴陵也荆州地也 大壩在大河水欲趨北之地 大水受小水曰過小水歸大水曰入雨水勢均曰會 泗八沂沂入淮淮合泗沂而八海所謂淮沂其乂也 澧涇漆沮皆入渭渭入河伊澗澗皆入洛洛入河 漢始出爲漾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行爲漢江水東別爲沱又東至於澧 漢匯澤爲彭蠡至是江與漢合 濟入河潛行見於河之南溢而爲滎入河而辨其爲濟者濟清而河濁也溢爲滎而辨其爲濟者濟流而滎滯也 渭水始終於雍洛水始終於豫濟發源於冀經於豫流於徐入海於青爲四瀆之一而滅沒難明當在闕疑之列迄今條貫猶存經緯可見者惟江淮河漢四水而已故孟子備言四瀆而曰江淮河漢

水山地中行江淮河漢
能別為江淮別為河漢哉且上古之時不見地也水而已矣亦不見為何水也
洪水而已矣聖人者起則三壤而辨游高深條九川而條分南北向之不見地
者一指顧間固早知其有岸有壘也已注海放蕘蕘非注海者也蕘不注而非
者亦不注雖使蛇龍盡驅而龜不納於江矣曠不貢於淮矣馬不出於河駒
不秣於漢矣浩浩乎不且地上皆直乎則且言所注之水潤下者水也觀所由
焉流不盈者重以次畜之衆者容以師約其勢而疏導決排不作無源之潦就
深者水也使之行焉兩山對峙以為門大石竦立以為柱束其流而沿浮深廣
皆成有岸之供由地中行不既地自地而水自水哉夫水之行也始以分而小
終以合而大考之禹貢有行焉而為八者小歸大矣有行焉而為過者大統小
矣有行焉而為同為會者小與小合小者大矣大與大合大者尤大矣由一州
之地中行一州之水合之水遂大於一州由數州之地中行數州之水合之水
遂大於數州西北之嶺峻山崇生水者不知其數東南之原平野廣容水者實

水山地中行江淮河漢

李 陸

地中有水水各以地而分矣夫水與地不辨即水阻水不分隨非行由地中孰
能別為江淮別為河漢哉且上古之時不見地也水而已矣亦不見為何水也
洪水而已矣聖人者起則三壤而辨游高深條九川而條分南北向之不見地
者一指顧間固早知其有岸有壘也已注海放蕘蕘非注海者也蕘不注而非
者亦不注雖使蛇龍盡驅而龜不納於江矣曠不貢於淮矣馬不出於河駒
不秣於漢矣浩浩乎不且地上皆直乎則且言所注之水潤下者水也觀所由
焉流不盈者重以次畜之衆者容以師約其勢而疏導決排不作無源之潦就
深者水也使之行焉兩山對峙以為門大石竦立以為柱束其流而沿浮深廣
皆成有岸之供由地中行不既地自地而水自水哉夫水之行也始以分而小
終以合而大考之禹貢有行焉而為八者小歸大矣有行焉而為過者大統小
矣有行焉而為同為會者小與小合小者大矣大與大合大者尤大矣由一州
之地中行一州之水合之水遂大於一州由數州之地中行數州之水合之水
遂大於數州西北之嶺峻山崇生水者不知其數東南之原平野廣容水者實

小題正鵠

三集 截塔

百十三

滕文

可兼該水何由乎。何行乎則有。如地中之江。地中之淮。地中之河。與漢乎。沮洳。貫術之區。並驚紛馳。橫溢焉。而其餘斯混一。自由岷嶓。由桐栢。由崑崙。源之異者。流自殊。舉凡江之九派。淮之三洲。河之九曲。漢之三澨。遂一一各遵其軌。軌而張。絡堪尋。彭奔騰之會。影沙礫石旁。洩焉。而其熱難分。一自行揚州。行徐州。行兗州。壑之歸者。川益濬。舉凡江之兼沱。澧。淮之會泗。沂。河之受渭。洛。漢之為滄。浪。遂一一各定其主名。而統宗莫外。聞之三江。既入人者。地中之象也。截彼淮。浦。浦者。地中之所餘也。誰謂河廣。惟由地中。故不見其廣。漢以為。越。惟由地中。故有似乎池。至是而江淮河漢。率所注之水。以注海矣。非一治哉。空處下。空書氣足也。實處不。實筆氣超也。疏處不。疏結構嚴也。密處不。密神情活也。下正而出。此抱上。由字對比。抱上行字。何以並不。龜手。緣出。此三由字。在岷嶓等字之前。對比。三行字。在揚州等字之前。俱從。由行。說到江淮河漢。不是從江淮河漢。說到。由行。諸卷於此。處率云。江山。地中行。淮。由地中行。自將下文是也。二字一包在內。面矣。交法安在。

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

卷之七

觀水於地中。其大者可悉。駁焉。失不由地中之水。涿水也。既行矣。不有所謂江。淮。河。漢。哉。且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聖人因地治水。無定者。乃有定。即以地別水。無名者。斯有名。昔也。懷山襄陵。今反而懷之。襄之小水。不暇數也。大水。所必觀矣。掘地注海之水。豈猶昔日之水哉。昔日之水。我知其浮。浮也。湯湯也。不知其為何水也。乃未幾而有。汜。有。渚。矣。有。浦。有。澗。矣。有。渚。矣。有。川。有。他。矣。此豈猶昔日之水哉。昔日之水。易言之矣。曰。地。上。有。水。今。日。之。水。易。又。言。之。矣。曰。地。中。有。水。地。中。者。水。道。也。進。行。則。不。由。順。行。則。由。之。天。下。大。水。百。三。十。有。七。支。流。于。二。百。五。十。有。二。其。行。乎。梁。荆。徐。揚。之。地。者。南。條。之。水。也。行。乎。雍。豫。冀。兗。之。地。者。北。條。之。水。也。間。嘗。涉。岷。山。上。桐。栢。盤。觴。之。派。萬。川。擁。焉。獻。琛。之。鄉。三。洲。出。焉。又。嘗。登。二。華。之。高。峯。過。三。澨。之。巨。浸。溯。秦。穆。汎。舟。之。路。訪。蔡。昭。沉。玉。之。淵。其。為。水。也。遠。而。望。之。如。一。綫。之。縈。紆。追。而。察。之。見。兩。涯。之。橫。亘。水。哉。水。哉。將。矣。由。哉。此。豈。猶。昔。日。之。水。不。知。其。為。何。水。哉。水。有。池。潛。孰。則。出。之。水。有。沂。泗。孰。則。會。之。水。有。洛。內。孰。則。過。之。水。有。滄。浪。孰。則。歌。之。噫。我。知。之。矣。見。為。汜。與。渚。者。召。南。所。

謂江有汜江有渚也見爲浦與瀆者大雅所謂彼淮浦彼淮瀆也見爲矣與
者王風所謂河之矣河之序也見爲川與池者吳人謂陸曰漢川楚人謂濟曰
漢水爲池也揚曰江南徐曰淮北地以江淮名矣豫曰河南荆曰漢南地又以
河漢名矣江漢浮浮江漢揚揚視昔之浮浮湯湯者同耶否耶淮水借借河水
洋洋視昔之沿沿洋洋者同耶否耶迄於今活柏橋柳之亦浮江及漢踏魚漆
泉之利治淮達河水能載舟蓋取諸渙地能容水蓋取諸師水之流也不盈地
之振也不洩藉非由地中行行水者烏乎由美哉禹功萬世永賴矣
不講者据不事雕鏤用典亦不甚多且多係眼前話頭人人有之而看去天
花亂墜幾乎應接不暇不知者見爲熱鬧其知者見爲清空乃一篇聰明文
字也 鈞下及上截爲一段下截及挽上爲一段合過渡一段共分三段細
玩之即只是一段其不鈞處無非鈞也不渡處無非渡也不挽處無非挽也
文至此變化極矣然準以題之部位却無一處牽律以題之界限更無一
處籠統猶是尋常割截題之常法耳只此一个規矩卻有用得死的用得活
的用得活則規矩隨文章而變用得死則文章因規矩而窮

于有奇每擁爐夜話口哦哦不休隨舉一藝皆應如響云丁未八日度謹識

執禮皆雅言也

李善述

有與詩書並言者聖無不盡之言矣夫禮以執言則詩書所未言者皆言之矣
 雅言豈有偏廢哉且學者放誕為高雖效以誦讀無益也不求所以致於外即
 養於中者未純不求所以束其身即措諸事者鮮當大聖人慮之周示之悉矣
 詩也書也子言之矣子且雅言之矣顧何以無儀無止見刺於詩人制事制心
 顯違乎書教此豈未誦詩書乎有禮在焉曷其奈何弗執禮有即詩而寓者甫
 田言冠侯著言昏爾山有臺言燕饗似言詩即所以言禮而非也其躬之率履
 多乖詩不足以繩之固不若經禮曲禮之可據禮有即書而寓者堯典言讓禹
 謨言中皐陶之謨言秩叙似言書即所以言禮而非也日用之持循有定書不
 足以盡之固不若隆禮由禮之可憑禮之執也蓋以言詩書之所未言也且夫
 禮與詩書有相反而言之者有相因而言之者性不定則情不流事無經則政
 不立問諸心而不免游移未必非詩書眩之也惟以禮防其弊斯繁而不淫矣
 以禮正其誣斯簡而無傲矣與文章經術悉受之以範圍而何至有詩之失而
 何至有書之失小心克符乎大雅修己即驗於臨民學於古而藉資者證何一

非詩書牖之也。更以所執者求之思，可以無邪矣。以所執者精之敬，可以作所矣。統沉潛高明，胥納之於軌物，而愈見子之深於詩，而愈見子之深於書。皆雅言也。言不足以傳信，有言不如其無言，而禮之執於人者，原非若詩之華，亦書之嘉禾，或缺略而難考也。况用之和者，節以禮言，禮即通乎言，詩德之道者，齊以禮言，禮即通乎言。書其訓迪，固非一端。故言不足以範世，多言不如其少言。而禮之執於人者，原非若詩之備，真淫書參真偽，或駁雜而不醇也。况與商言禮而起予之歎，即在於詩與點言禮而為國之讓，可證於書其講習固非一日哉。非然者，有所言有所不言，雖人人誦詩讀書，且將以不學禮無以立之說，疑夫子之有隱矣。

但將執禮雅言說成一片，何人不能須知此題難處不在本題而在上文上文。文詩書二字乃此題大難處也。不管上文則皆字不全一味駁倒上文推尊執禮皆字仍然不全恐其不全而補之人人要補却有補得來的有補不來的空泛者固屬落套典實者亦不免喫力能不落套便非俗手不落套復不喫力方算能手積學以俟之涵養以承之具庶幾乎。

執禮皆雅言也

吳錫谷

得所執而學益固，聖教無所不該也。蓋未有中禮之人，而不深於詩書口也。執之而內外交修矣。子豈有言有不言哉。今夫約禮者善誘之實也，禮莫大於治之與治國治心不以禮性情之發見必偏，治國不以禮政事之乖違必甚，惟動容周旋無不中斯，博學詳說不為夸蓋嘗領受焉而知之矣。詩也書也雅言之教止此乎。夫二南為官禮之精而無禮是譏相風會歌夫有齒二典括禮經之蘊而有禮是殖，仲虺更取以制心世之誦詩讀書者惡可以不執禮哉。禮有通於詩書者，禮言與雁即詩之關，唯禮言卜牲節書之用特考究焉而斯須不去為坊為表情欲不介於身心，禮有詳於詩書者，禮言酌酢較詩之贈答尤繁，禮言會同較書之勤朝倍衆，持循焉而佩服維殷，有本有文隕越不形於踐履，禮之執也不與詩書相發明哉。且夫祖之言體體不備不成，人固不徒溫柔敦厚得乎禮之和也。禮之言履履而參然後安，更不徒佚敘惇庸合乎禮之節也。况夫書序土鼓禮有樂而詩不及詳，米真音宗禮有學而書不及載，吾輩習禮有年可與者兼可立不誣者亦不煩，竊不禁於因文親炙之餘，默會而切指之曰。

皆雅言也。言不論成德達材，調於軌物之中，而節文不敢不謹。彼閒居之論禮也，解以詩而原直探乎無體事君之盡禮也。證以書而義倍嚴於惟寅錯綜參伍之中，無義不宜，實無行之與也。夫豈僅禮詔趨庭信詩言之既學禮傳經解兼書教之能探花克窮其蘊也哉。言不必耳提而命置之範圍之地，而莊敬日見其強，彼賜之間好禮也。磋磨切磋，神其悟於衛風回之戒，非禮也。肅又哲謀括其全於洪範，互證參觀之際，覺一時之創獲，皆曩日所習聞也。又豈僅覺禮之南容詠詩篇而三復習禮之子夏留書序之一編為各尊所聞也哉。由是聆言者致力於禮以求所謂詩與書者，則博約之教一以貫之矣。其矣聖教之大也。

補偏為全詞意周匝無一虜掉弄虛鋒卻不多占地方讀者須學其清鍊勿但賞其典實

補法申法俱從實義發揮無一語空套絕人之才兼人之勇吾怖焉

執禮皆雅言也

楊彦文

禮以而誦讀者之心聖言之益人多矣。夫禮有不執雖日習詩書無益也。執之而言以實矣。聖教何所不該哉。且聖人有身教斯有言教以束身者養心而心得其養以檢身者修政而政無不修蓋身教也而言教寡矣。况其言之諄諄者固無一之或略也。雅言者豈僅詩書哉。蓋嘗繹素絢一言而知禮之所由起觀扶宗之典而知禮之所由生。吾子言詩言書非即所以言禮乎。非也。蓋教以禮為歸而禮以執為要。執有見於詩者周頌言執競是也。執有見於書者禹謨言執中是也。究之博書有典前人且定以為經而但即詩書以求之則已。略禮有言於詩者鄘風之刺無禮是也。禮有言於書者皋陶之勅有禮是也。要之約束難寬學人必嚴於自守而但取詩書以講之則已。浮執禮之有賴於言也。烏可。以詩書概哉。夫以禮之不易執也欲自立而無以自與未學詩者不能執欲求直而不先求質未學書者不能執守其常而味乎變泥詩論禮泥書論禮者亦未必能執防閑潰則學問多歧將有失之愚失之誣者而幸履之方終莫定而所執之必在禮也。制其心者平其氣以深於詩而能執堅其守者大其為以深

小題正鵠

二集 偏全

百十八

述而

於書而能執通乎經以達乎權悟禮於詩悟禮於書而愈能執真力充則虛文
不事將有不獨長於風長於政者而博約之益可兼取惟然而雅言之在子也
豈有異哉必待時而後言猶偶也子也盡禮自矢已早立不易之經矣矧禮學
詔於趨庭而詩之益人已畢示禮讓訓於爲國而詩之立政已能通教不越性
道文章而互證參觀不愈見無行之不與也哉必擇人而後言猶偏也吾黨習
禮有年已共明無體之旨矣况由有知禮之稱而詩誦終身泯枝求於方寸回
巖非禮之戒而書參四伐酌文質於爲邦人無論中行狂狷而達材成德不共
見善誘之無力也哉言豈專在詩書乎向使子不皆言則墜躬者未必能省躬
明道者未必能行道學者何賴乎言亦何賴乎雅言哉
珊瑚玉樹交枝柯極縝密復極開朗得之此題良難
字字如稱兌上紙撼山易撼岳家軍難是何等紀律

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

路德

善觀聖人知其變難盡於一望中也夫使君子不變則始終一儼然耳變而曰
三彼望者烏乎知之且得主有常而終身不變者聖人之心之主敬也顧當局
不知其變而旁觀其變旁觀而處乎局外則又疑其未嘗變亦惟見爲可
敬而已矣今天下之奉若神明尊爲師保懷如帝王者君子也君子不難見而
亦豈易測哉方其未見君子也人人意中各有君子也久矣而君子初不在
其意中意中之君子雖預爲之擬議實莫定其端倪吾無以形之姑虛而名之
曰變及其已見君子也人人目中各有一君子也明矣而君子又若有餘於目
中目中之君子但能舉其偏端實莫窺其全體吾無以盡之姑約而計之曰三
變之三也君子殆無不有乎而或者曰君子有威威可畏也君子有儀儀可象
也所謂正其衣冠尊其瞻視者君子蓋自道也夫但以威儀稱君子將威之所
不加儀之所難示者君子舉無有矣君子所有者特見爲儼然而已矣當此儼
然變何有焉一於儼然三何有焉君子乎乃僅有此儼然者乎彼見爲儼然者
蓋望之云爾君子周遊列國原未嘗盡與人識而人之識君子者偏多乃彼其

於君子蓋得之望中也。匆匆瞻顧之餘，君子之嚴氣正性，先有以攝之望者，乃驚相告曰：此君子之道貌也。對塗人若是，見國人若是，想其處家人亦祇若是矣。君子退居吾黨，亦何嘗姑使人畏，而人之畏君子也，偏深彼其於君子蓋皆自望始也。兢兢請謁之初，君子之齋莊中正，早有以臨之望者，乃竊自慄曰：此君子之德容也。將升堂而見，為如是，將入室而見，為如是。諒列門牆者，應無不見。為如是矣。使望之而遂已也，其所見者，特望中之君子耳。豈知儼然者，方在望中未幾而已，非儼然也。又未幾而忽若儼然也。君子殆無不有者乎。吾故從而曲繪之曰：君子有三變。

祇是這箇規矩變而通之神，而明之一視平題一動於機，總要細心參想得。其所以然之故，不然則規矩有時而窮矣。上截是三變，下截卻不見一變較尋常偏全題更難下手。須知題目難處，正是作文者下手處。到作出來時，卻不外前人規矩，而粗知規矩者不知也。知得題之難處，方可與言作文。粗心人難且不知無怪其願題敷衍，非淺俗即空泛也。

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

路德

同心者不止二人，特舉其名之著者焉。夫五人友於獻子，惟獻子能有之也。有非虛有矧，裘與仲之彰彰者哉。且自素絲良馬，草野無聞，所謂彼妹者，蓋不得一二矣。有好賢者出焉，同人既徵夫大有國士，豈必其無雙。迄今追溯芳徽，其聲稱猶在人口也。有百乘之獻子，貴矣。其時蒙賞識者，建輪帶布之二臣，效馳驅者，勾躡辰邱之二子，果孰是為之友者哉。而正不然，同官謂之僚，茲不曰僚曰而友，知性情相喻，雖同列有不能知者，而事之如兄，豈僅誇多於二士寄食謂之客，茲不為客而為友，知聲氣相求，雖貴友有不得與者，而拔之可得早古受益於十朋，有五人焉。獻子友其德，豈徒慕其名哉。將求五人於列國如晉之荀營，宋之向戌，皆與獻子有莫逆之情。然入臣之義，無外交，雖識之而未可言友也。則殷勤其執，接知不在境外，而在國中。將求五人於魯，邦若穆子好善，聲伯無私，皆與獻子有協恭之雅。然朝廷之上，無朋黨，雖契之而未敢言有也。問款曲其誰通知，不在簪纓，而在韋布。吾於五人中，得兩人焉。曰樂正裘，牧仲大樂正，授數小樂正，學干澗，其受氏之由，義之先，豈無祿位，然而闕闕云遙矣。第

觀其取物為段或念裘之善為業承良治或思裘之與共誼篤良朋其品概固非凡俗也夫舖叙是求吾門亦有樂正矣得無貽誚於裘也哉牧夫載於周書牧人詳於周禮雖以世功之例仲之族本異寒微然而譜牒難考矣第觀其姓名冠字堪以仲稱知叔猷之為弟虞以仲字知泰伯之為兄其謙儼自堪唱和也天狂簡可與聖門曾有牧皮矣得無有慕於仲也哉夫裘也仲也特五人中之二人耳吾聞魯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能使邦家安平百姓協和獻子昔嘗稱之是未必不在五人中也然而不可考矣

上截固屬虛曹不可慎實下截亦止是姓氏名字絕無實義可詮作文最易空衍却萬萬空衍不得若有一處空衍作如不作矣 下文有猷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云云作此題文者但宜從猷子有友說到裘仲裘仲之下更不得回抱上截若回抱上截即侵犯下文矣 作此等題文大率是想當然爾想到處須得證佐有證佐便是文章但總須參用活筆若竟鑿鑿言之則證佐反成疣累矣 諸卷作下截率多空衍其拈定題字者率云裘不異於仲仲不異於裘有裘不可無仲有仲不可無裘裘之外惟仲仲之外惟裘裘之

外不止一仲而可知者惟仲仲之外止一裘而可知者惟裘說山全見在語直無聊之極詞耳或又云猷子先友裘後友仲五人中裘為首仲為次此等語頭是覺礙理總而言之只是不知題之法凡以人名為題者若係書中屢見之熟人其人事實必多當用本人事實從上下文生出詞意方是此題確切之文若但就姓名著筆反易墮入空套若係書中僅見之生人其人事實必少或竟無事實可據除却姓名數字此外更無切題之法今村塾中學者及專務墨裁之舉子遇此等題輒無法可施但以空言隨套敷衍成篇無論闕者無從賞識即令作者自看亦自知不是文章焉呼是有題無文矣天下有無文之題乎哉 自記

小小題耳說來有如許恨極如許力量指陳時弊處九復洞見癥結先生真者日婆心也

有友五人焉樂正襄牧仲

李焘

友不厭其多也共知者可並舉矣夫友為獻子有不止一二名流也若襄與仲
 非其尤著者哉今使坂友者泛泛然取之安問所取者之為誰哉乃益我無方
 信卜明之得半而同人有應儼二子之先鳴當未尋居異席名固有不虛傳者
 已有百乘之獻子其仰而承者交伯惠叔也比而立者季孫叔孫也誰則為之
 友哉然而獻子自有友矣其在於家已氏二子獻子之所愛也雖有之而未可
 謂之友也別而言之曰人則疎而能規既已古于野之亨更不善于宗之吝其
 在於朝魯國二士獻子之所貴也雖友之而未敢私為有也推而廣之曰五則
 求而後得既篤盡簪之誼愈以微倒履之虞有五人焉獻子之樂多賢友也夫
 豈為一二知己哉當塗聯編紵之交方類何堪以悉數浙洞秋水孰是伊人馳
 驅浚郊誰為姝子物色在風塵以外知非徒詩賡伐木但尊處士以虛聲空谷
 旌旌旄之色聲稱豈虛其終湮謝過有趙文羣知絳老同遊有韓起特重田蘇
 時代易而姓字猶彰但觀其利可斷金已見二人之合志彼夫五人之中不有
 樂正襄牧仲乎謂樂正成均造士治而馬司城之例襄當以詩禮承家謂牧人

小題正鵠

三集全偏

百二十二

萬章

周禮名官仿公行公族之稱。仲亦或阜。著素裕藉前徽。以重裘。仲是薄。裘仲也。補哀儲才。衰殆風服之有素。吹篥奏雅。仲非兄弟之不如國士。豈無度玉。儼能便。稽古通儒。合兩姓而人高人之傳。謂子春。憂深虧體。裘則以開先者。與孝子同宗。謂牧皮。狂簡成章。仲即以啓後者。與聖徒同譜。藉後賢以榮裘。仲是邪。裘仲也。良治之子。善爲喪學。早傳於祖。父里子之字。美以仲德。無愧於丈夫。奇才亦有偶也。僧足令居。今善士并二難而深。倘友之情。裘仲爲獻子友。則裘亦友仲。仲亦友裘。卽與裘仲其列於五人者。亦無不與裘仲。方非裘仲皆裘仲矣。其三人者。殆忘而不忘也哉。

作此等題不用詞藻。雖名手亦無任文學者須篤信此語。凡作關大題。須先認準題善從單微一線中相去。乃不虛浮者。作此等題。却不可專向一邊。須先審明題竅。從四而八方思去。乃能使詞意相生。不爲頭窻。今諸卷能用典者。率就一邊思索。詞雖換而意不換。遂致重重疊疊。前後凌亂。絕少經營。皆不知相生相讓之訣也。諸卷鈞下處有用工。正馬正隨。正人牧司。牧活。牧山。牧等語。及襄仲文仲武仲張仲管仲晏平仲諸人者。雖不妨假借。但用

之於下截本位。則爲切處。之文用於鈞下截及榮拂下截處。未免隔筭一層。何也。下截樂正牧乃裘仲姓氏。非謂裘爲樂正之官。仲爲牧人牧師之官也。裘仲乃樂正氏牧氏之名字。非謂樂正氏之衣裳。牧氏之仲子仲弟也。作下截處說樂正氏牧氏。須溯其得氏族之由。說裘說仲。須原其命名字之意。凡人名題之稍生者。作法均應如此。不如此。便空套若鈞處。榮拂處。其部位去下截尚遠。既未便從姓氏名字上著筆。但憑空取字面之相同者。用作點綴。與下截姓氏名字終隔一層。看去便覺不真。非假借而何。假與不假。在文心不在字面。有明見下截字面而失之假者。有不見下截一字而不害爲真者。不可不辨。凡用意用詞處。有出必有對。如天造地設。總由胸有鍾鑪筆善。裁剪於讀書時。有心得也。

史至魯衰三年。而因齊景之不仁。未嘗不嘆息痛恨於衛輒也。夫衛事之可否。幾無定論矣。先是哀之二年。靈公薨。子南讓。遭家不造。亡人在原。輒為人下。宜如窮人無所歸矣。乃興兵拒父。而遽史諸賢。曾不聞引虞舜往事以正之。遂忍而爲此。藉令衛之太常。撥其事實。以譜諸樂府。吾知舞蹈聲容。且隱繪一不仁之象。以借昭矣。嗟乎。嗟乎。是尙堪令夷齊見乎。夫堯舜之讓。以君臣夷齊之讓。以兄弟。若西山采薇。義不反顧。此其心正。與讓德弗嗣者異。世同符仁。在此不仁。在彼。輒不獨爲伯夷叔齊之罪人。亦舜之罪人矣。而謂夫子爲平哉。噫。春秋之競爭者多矣。卽如往者陳太子禦寇之役。敬仲奔齊。齊因得。以有韶樂。毋亦惟是家庭不協。以及此憂耳。然有知衛輒之。以子哲父者乎。夫子他日有曰。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蓋有以知其將衰矣。

以經傳銘題得史公合傳體氣息純乎古文。從祖晉庵穎悟絕人。制藝得熊劉風骨。於乾隆癸酉。選貢士。早世。此其讀書嶽麓官課冠軍之作。稿久佚散。家大父誦之琅琅不遺一字。有伏生口授尙書風味。時年且八十有八矣。大父少歲能文章。膏於遇晚年。藏稿凡二卷。尙能背誦前明及國初文二

余寓京師。猶子慎。與長男慎莊。從時輿。文柄有規模。莊年十二。始操觚。作單句題文。其前路多直。後路多窘。余知其心花未開也。思有以啓發之。每拈一題。輒授意於輿。令擬作一篇。全因而修飾之前半。必層層翻跌。不得於兩比。後遽兩出題中。後必層層生發。不得僅以二中比。二後比了之。頂下必呼本題。不得僅領上文。出落必分析題字。不得剛圖吞棗。閱兩月。得文十餘篇。授莊讀之。文自此漸進矣。歸里後。遠近展轉。借鈔烏焉之訛。不知其數。吾方乙垣。孝廉兄而惜之。爲細如雞校。將付刻。厥屬余作弁言。未果。適有客問曰。子之訓蒙。草一篇。多至十八比。前輩有此格乎。余曰。無之。客曰。子何故創之。曰。誤蒙也。客笑曰。訓蒙之交。宜短小而子文甚長。宜清空而子文多典。以此訓蒙可乎。曰。子以三百字爲短。則吾文贅矣。子以不用書爲空。則吾文靡矣。短莫短於明文。初學讀而得者。能有幾人。空莫空於坊刻之小品。率俗淺鄙。陋令童子學之。病人膏肓矣。是編文多逾額。而股法無次。句法簡淨。合而計之。則長分而觀之。則短。所用典故。不出經資。其眉目分明。轉折瀏亮。且批卻導。窺游刃於虛。不惟前半篇不敢占實。卽中後詮發。亦處處凌空。不肯將此筆橫臥紙上。走人平實。一路其貌雖典。

其氣則空豈以三百字爲短以不用書爲空哉客曰以此用之場屋可乎曰不可場屋之文不得過七百字每篇多止八比太多則嫌瑣碎余特以此訓蒙耳豈欲其終於此哉客曰學者之業時藝爲場屋計也今以場屋不可用之文令學者步趨之使一成不變竟以此文用之場至無乃害乎曰子特患無此學者耳若有之將欣喜之不暇尙何憂乎初學能爲此文者其心思必銳其才華必富其氣力必充其解悟必易其變化必速任吾指授無而不可使以此文則爲此文使之變此文則又不爲此文或并數層爲一層或錯入此爲二比每篇六比四比可也兩大比三大比亦可也卽不用排比純以散行無不可也安有能爲此文而終於此文者吾聞人多矣未嘗見此學者也子猶惴惴焉恐其一成不變哉大凡學者之病多窮於詞意窘於篇幅但患不足不患有餘吾所以爲此者將以有餘補不足非教以鴻文無範也客曰子之文無一字無來歷初學儉腹之士未必盡曉爲之奈何曰此編也吾初以課子姪後用之課徒凡稍能讀書畏知用心者皆能變化惟惰者不變耳文所徵引者初學必讀之書未敢雜以僻典童子自入塾後讀書七八年始開筆爲文此七八年內但日誦二百

字凡時藝所應用者不難盡讀一見此文卽可了了至此而猶有未曉也則父兄師長之過也急取此等文授之使之知前日之誤翻然有志於讀書見瓦甌大猶不爲遲若更以俗淺鄙陋之文使之摹仿摹仿既成沾沾自喜且謂經書無用可以不讀坐使此心如枯木朽株雖竭力灌溉不復萌芽可不哀與且子不見乞人乎遊村墟歷闌闌荒呼半日始得一文錢或半椀粥苟延殘喘不足果腹故終歲行乞不免凍餒槁而黃誠卒填溝壑設有富者見而憫之量其能授以事代籌衣食之資而勤督課之苟非游蕩卽溫飽終身矣余之以是編訓蒙也惟欲代籌衣食之資使之溫飽終身誠不忍以一文錢半盃粥博濟人之虛名也言未竟客感然改容作而言曰鄙人固陋多疑竊聞幸聆子言昭然若發矇矣客旣退爰敘問答之辭弁之簡端並質諸乙垣未知乙垣首肯否也道光癸卯三月絳崖路德序於關中書院

訓蒙草目錄

益屋路志著

敬事

而教不能

可使與賓

善人自富

必得其名

賤貨

重祿

薄斂

禽獸居之

禹惡旨酒

晉之乘

楚之檮杌

右閩生先生訓蒙草十二篇余於先生投體投地生平偶有心得或知之而不能言言之而不能盡者先生早傾筐倒篋而出之氣甲辰從都門購得各種狂喜如猶秘寶因念救時良藥宜急公諸同好其各種中小題已編入正鵠二三集矣是編屬屬奇文絕作雖曰訓蒙實舉業家無等咒也自來言文者先輩與時趨墨裁與考卷各不相謀先生則共鑪而冶無所施而不宜思路直窮到底有意想所不及者熟復此種樂

訓蒙草

目錄

世壽世經世一以貫之終身由之不盡矣訓蒙云乎哉時道光丙午仲秋昌江李元度附識

小國曰... 門... 女... 亦... 善人... 何... 而... 治...

敬事

敬以處事道國之始基也夫使於事而不敬廢乃事矣道國者蓋先於此加之
意乎嘗思典以欽始謨以欽終此帝王所以治天下也夫治天下而凜意荒之
漸豈治一國而忘叢勝之憂本小心之翼以布化宣猷斯治道立而治功懋
焉千乘之國將何以道之哉夫國而千乘其爲地也廣矣曰官府曰郊圻孰是
可無爲而治也且其待治者多矣爲禮樂爲兵農又烏能不勞而理也言有國
也必有事也道國者何以處此事哉萃辟喜事凡事以大意爲之事所以有初
而鮮終庸主畏事凡事以怠心應之事所以鮮成而易敗惟其不敬故也以列
辟之事言之受事而惰蔡景不敬戒食弗召衛獻不敬司事莫至陳靈不敬敬
愈弛則事愈曠矣以我魯之事言之不朝者三蒞官不敬廢朔者四授時不敬
書蒸者再爲禮不敬敬愈衰則事愈廢矣曾是事也而可不敬乎哉敬不緣事
而起雖離在宮肅肅在朝當未事之先早存虎尾春冰之慮而况乎事之既來
也敬不隨事而止毋敢戲豫毋敢馳驅雖既事之後仍然見賓承祭之心而况
乎事之方至也敬於大事而不敬於小事非敬也主敬之君處小事如處大事

訓蒙草一單句

學而

而大事無論矣。敬於難事而不敬於易事，非敬也。居敬之君，圖易事如圖難事，而難事可知矣。其在開創之國，新政初頒，事貴可大而可久，稍不敬焉，何以臻上理乎？必也恪恭自矢，事在有利則敬以興之，事在有弊則敬以革之，豈慮萬幾之或曠哉？其在守成之國，舊章是率，事貴不愆而不忘，稍不敬焉，何以升大猷乎？必也審慎爲心，事在尊王則敬以奉之，事在法祖則敬以從之，不見百度之惟貞哉！洪範列五事，自作肅以至作哲，事極備矣，而道必歸於敬，用知事罔不藏悉，類周王之執競，禹謨言三事，自正德以至厚生，事極大矣，而功必本於敬。修知事無不舉，端由夏后之祇承，乾曰幹事，訟曰作事，事雖不一，非敬無以植其基。雅曰恭敬，頌曰聖敬，敬本難名，得事乃以彰其用，而未已矣。

文以層次爲前半字，字分拆是入門第一著，第三四比用列邦魯國分杜，有思路尤須有證佐，更須善於剪裁，大抵書欲其博，筆欲其約，句多字少，不占地方，是謂洗鍊洗鍊之極，能使文無閒句句無閒字，少而能醒短而能圓，如此則意有所向，筆自隨之用，筆之訣省之又省，必求爽拔揚之，又揚必求明醒，此種文可法。作寬平題其法訣俱自難題中出，必難題能作而後寬

者不寬平者不平，務從親切中想入，又從親切中說出一切門面語，皮膚語方能一掃而空。凡題字須處處叫破，方醒眉目，卽用經典亦須將題字嵌八此文後，幅引經就我，確從本題想出，卽此可悟用書之訣。至每比反說正說，翻說無一處離却題字，合閱者絕不迷悶，最利名場，否則非幫貼卽空術矣。

而教不能

民未至於善教有不容已者焉蓋非教則不能者終於不能矣子之以教告康
 子也豈第善之宜畢哉且天下之不待教而成者善人也外此則善有未即
 教不可廢於此而不教焉者矣於此而有教有不教焉臨矣教思無窮是所望
 於保民之君子也善者舉矣夫天下豈皆善者哉性本皆善而善者獨能全其
 性是若人之良能也而天下之信其良能者正不多得矣學以明善而善者獨
 能勤其學是若人之修能也而天下之殫其修能者尤不數睹矣夫不有不能
 者少以不能者而與善者較則善者有能不能者無善其為人所輕也勢也以
 不能者而令舉善者見則善者在所必舉不能者自難望其舉其為上所棄也
 情也而不然也人之為類不同其為善之資而獨謝以不能其分量本懸殊
 也自難與善者相提而並論天之降才匪殊本有好善之意而獨苦於不能其
 情形實可矜也是在舉善者一視而同仁是非教之不可於不能知者而教之
 知則樂正之四教於此立焉蠢愚未啓教以詩書喬野無文教以禮樂教所以
 為擇善之責也而用心為更苦矣於不能行者而教之行則司徒之五教於此

敷焉。百姓不親教之以親。五品不遜教之以遜。教所以爲遷善之地也。而用意爲尤厚矣。教有寓於舉之中者。簡厥修以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教與舉兩相成而訓俗之方備。教有在於舉之外者。德行道藝黨正書之而糾戒之。政兼行敬敏任恤。閭胥書之而提罰之事並掌。教與舉不相背。斯作人之道周由是而。今之見爲不能者。久之而進於能矣。善矣。由是而。今之見爲不能者。久之而無事於教矣。可舉矣。民之勸也。亦何不可使哉。

前路用拆字法層層出落。後路詮發正而因詞生意。因意生詞。虛處實處俱臻。恰好淺而不俗。清而不枯。空而不滑。輕而不佻。簡而不率。平正而不庸庸。和柔而不軟弱。曲折而不鬆散。變換而不參差。處處有一定之法。處處無公共之套。舉一反三。是在學者題與他處。截上題不同。凡截上題。總以融上爲要。明固要融。暗亦要融。若順承上文。便是連上。復說上文。便是衍上。此題而字非上文不出。且與上文事各一項。故不妨借賓定主。然處處從本題說起。却又賓主分明。

可使與賓客言也

以言接賓客必推禮樂之選焉。夫未學於禮樂者也。與賓客言何不可。使之有且吾黨言語之科。固與政事並重者也。蓋武備既修。則文詞必講。課吏有政則考相宜。備今之繼好結信者。往往嗜有煩言。蓋亦辭令不善委任之非其人耳。子問亦盡觀赤之立朝乎。圖吾君於朝而鄰國之君公於我國。有往來之禮焉。當夫關尹來告。有五年以相見者。則爲賓。接同僚於朝而異邦之僚。家於吾邦。有通問之義焉。當夫訝士前迎。有三年以修好者。則爲客。委積則辭。再勞則辭。致館致殮亦莫不辭。諸侯而爲國賓。其誦遜未遑者。固德音孔昭也。若是者。賓有言及門。則讓升階。則讓入廟。登堂亦罔不讓。諸臣而爲國客。其惟口出好者。亦動人聽聞也。若是者。客有言。夫賓言矣。必有與賓言者。上相君相措詞。期於得體焉。知懷我好音。原不在司空。具徒司里。授館抑客言矣。必有與客言者。未攢承攢。傳命要於不唇焉。知慎爾出話。更審於水師。監濯火師。監燎燭。是與賓言。豈易言乎。鄭伯薦幣。荀躒謝不敏矣。齊侯投壺。伯瑕答失辭矣。如是而與賓言。何以結伯叔甥舅之歡。與客言亦豈易言乎。子產獻捷。莊伯不能詰矣。向戌

卒事椒舉無從規矣如是而與客言吾恐貽賢相名卿之謂此其人皆不可使也若夫赤則習於禮者也春朝圖事秋觀比功時聘結好殷願除蕙所以待賓客者固不憂其隕越且深於樂者也裝華致美寥蕭示惠鹿鳴拜嘉四牲勞使所以悅賓客者又不慮其混淆使赤而在王國焉將見觀兵頌邑却賓者不讓王孫賜胙蔡邱勞賓者堪追宰孔以至問殺蒸之容論葬器之容歸閭田之客無不以秩秩者與之也赤固可以輔王朝使赤而在列邦焉將見普謝安宗拜賓者高山叔向惠嘉有禮廢賓者足媿國僑及夫秦有致王之容鄭有受侯之容吳有觀樂之容無不以禮禮者與之也赤又何以光侯國美有容而歌蕙苴賓亦可謂之容要必以賓禮接之宴嘉賓而賦華蒿客亦可謂之賓要祇以容禮將之與言而各當其言赤也不蹈卑亢之登滕薛來朝而相爭賓與賓有言要賴吾之言以解之晉楚並聘而兼享客與客有言要賴吾之言以聯之任使而不負所使赤也特揚輯憚之休且也有因賓客而與兵戎者止賓求風招栢舉之師矣客雖房驥戰鞍之憤誠使赤與之言善交則以弭禍治賦者無所展其才有以賓客而覘吏治者賓來而館垣盡壞卜刑政之不修客至而道不可

行知官司之盡棄誠使赤與之言遠至足驗邇安為字者已陰受其福注者同堂言志小相願為襄事會同聿昭章甫元端之度赤固自信其可也及夫奉命如齊他邦拜送雍容晉接足壯輕裘肥馬之光子蓋深知其可也赤之可知者如此

將題字逐一拆開逐一跌醒處處相生仍處處相讓孰讀此種文自然心花怒發善用書者不但用木面兼用對面旁面反面或跟上文想出蓋止面易涉駭詮從四面八方落想便詞意俱不窮此用書之秘也引得來推得去方是以我用書不為書用細玩此文有穿穴之工無堆垛之迹鈔胥家何從夢見讀經書不但要解說須有會悟時時將四子書與之用證讀時有觸發做時纔供我驢遣否則書自書我自我下筆時從何處覓去者墨卷空腔俗調最易上手久之遂成痼疾蓋有一架子院板則書卷不入筆力無所施心思更浮游不八矣本文妙妙總在確從本題想入

善人是富

善人蒙大賚之利其富宜矣蓋善人有功於周者也周既賚之庸有不富者哉且王者富有四海將與天下之人而樂利之必先與天下之人而旌別之蓋德不可以不加而賞不可以或濫嘗觀我周新造而當年之忠原開其從可想已周有大賚賚之云者富之也而當日之享此富者果何人哉共託新王之宇則望澤者必多似不必區別其際使朝廷有或斬之恩業承穢德之餘則自親者恆少夫豈容淆混其間使臣庶有濫賚之賞蓋富必視其人而人必要諸善假使富者而為不善也縱政稱大賚猶是逋逃主萃淵藪賞奸淫惡無異於勝國之握閭抑使富者而有善有不善也縱典行大賚未必官惟賢位惟能兼容並包何以彰與土之藻鑑乃我周之所富不然厥富惟何則惟善人是夫天下惟善人不貪富食貧甘賤若終身焉此而富之在善人原不以為榮然天下惟善人能保富帝豐履厚無容心焉此而富之在善人又不流於侈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道固福善者也我周體天道以富善人而夫邦小邦均明闡澤民罔常懷懷於有仁是人情又好善者也我周準人情以富善人而外服內服共濟恩

訓蒙草

單句

六

堯曰

膏且善人之富有富於封建者有富於錫子者助天除暴者謂之善凡夫同德之仁人聽誓之與國何一非善人乎不有以富之將駟勤之典謂何也乃善之在同姓者既富於封唐邦蔡之餘善之在異姓者亦富於賓西尹束之後不見我周舉善之道也哉從君救民者謂之善則凡君子有述矣之勞夫子有勗哉之績何一非善人乎不有以富之將愛民之道謂何也乃鹿臺可以散而善人富於財鉅橋不敢私而善人富於粟不可見我周賞善之休也哉然則周之富善人也無異於堯舜敷奏以顯其功車服以彰其德其富善人者何如也而昭代播鴻恩爵列以五上分以三直可與唐虞比盛抑周之富善人也無異於禹湯王姓錫而蒙休者萬國官賞懋而被澤者九圍其富善人者何如也而朝隆上賞功有以宗德有以報直可與夏殷媲美雖西由義士長機毒悲容有善人而未富者不知尺土咸隸乎周疆則微蕪亦當拜仁人之賜雖東洛頽民幹年有慶似有非善人而得富者然使多方漸革夫商俗則田宅原不同濫子之恩富乃為善之資既富方穀範疇衍之則善在富後也善有得富之壘積善餘慶卦象占之則善在富先也吾於此見周之德與周之所以上也

入手將本題叫得醒拆得開字字筋節人凡領上虛神理須防走失氣脈須防隔斷若說些閒話便失神理硬用開筆便失氣脈此便是不知題窮凡上文之下本題之上恰有交關處文字務使恰到題巔切忌圖平順中間用提法極見精神此法考墨卷皆宜最為動目從富字想出封建錫子又從封建中想出同姓異姓錫子中想出散財發粟一句一意方見思力講墨裁者須知凡題有上下文乃作文者之至寶也無論寬題窄題能緊跟上文針對下文落想便緊切不可移易文後比跟上堯舜禹湯生意與可使與賓客言後比及賤貨中後比同一跟上法解此門徑何患無思路西山東洛二比意外驚人兩收句更要緊非此則轉不輾亦怕不合矣尤妙在他人極費詞處文却以一二語了之是謂筆力

必得其名

繼祿位而言名大德者非倖獲也夫得位祿者未必其皆有名也而舜又何必焉非大德其能得此乎若謂吾嘗尚論堯矣巍巍蕩蕩民無能名於以見帝德之大焉顧德合乎天以無名而見其大而德極於人正以有名而見其大稽占帝舜垂聲遠矣豈第得位得祿已哉位可以尊舜不足以顯舜典策俱在百王不盡純其文何以煩重華者於今為烈也祿可以富舜不足以傳舜繼迭興九州已履更其號何以仰蒲坂者歷久不忘也試繼位祿而言名夫名豈易得者哉求名者無名也爭名者更無名即使有名而稱之於人非立之於己亦祇可謂之虛名而不可曰其名盜名者不得也沽名者亦不得即使得名而受之於己仍聽之於人亦祇可謂之倖得而不可曰必得而吾以觀大德之舜直道之公好善而兼惡惡父頑母嚚之號著於中天雖其後允若時聞而述之者必且追溯其初以見格姦之不易惡歸於親而善歸於子名固舜之所不忍言者也常人之情好奇而不好庸捐階浚井之災傳於行路雖其時克諧有道而稱之者必且侈言其變以表至誠之感神本屬庸行而播為奇談名又舜之所不

敢居者也。然而其名則固得焉矣。始則號以東君，繼且稱以協帝，名之著也。舜獨際其降，且其得名又可必者矣。考系原於姬，錄命氏本乎姚，墟名之彰也。舜實操其券，其名之自下而上也。歷山耕矣，讓畔者慕其名；雷澤漁矣，爭坻者感其名。河濱陶矣，制器者欽其名；迨至岳稱，瞽子帝謂子聞，匹夫之姓氏漸達於朝廷。謂非元德之升聞者速哉！其名之自上而下也。績可考矣。九宮服其名，功可述矣。五長仰其名，端可班矣。羣后戴其名，迨至功叙，以九懷則以三兆姓之謳歌洋溢乎芾野，謂非文德之誕敷者神哉！且也孝行於門內，而名放乎海隅；徙成邑徙成都，特一方之名耳，乃達聰明目，聲教之暨，訖直周乎禹甸，而遙四方風動，名即流於四方焉。此其名之由近及遠者，可以大德必之也。孝積於終身，而名昭於奕禩，上日受元日格，此一時之名耳，乃滂哲文明，史氏之稱揚燦著於虞書之冊，萬世永賴，名即垂諸萬世焉。此名之自古迄今者，可於大德必之也。是鳥獸龍蛇莫能累其名，橋机饗莫能損其名，卿雲糾縵復且光華亦莫能飾其名，德盛者名自歸，不必效七十二君之封禪，諸帝之功成於舜前之名，皆其名三王之法，創於舜後之名，皆其名八元八愷之族，舉於舜在廷之名。

皆其名德立者，名不朽，遂以光一十六字之心，傳夫得名而無位亦尊，無祿亦富，側陋不藉夫明揚，况得名而位益無，祿益克緩，黎獻得徵，其不應而未已也。

前半善於騰空，後半善於徵實，惟空故能生實，惟實故能補空空，非浮滑須以實意行之，是無空不實也。實非填砌，須以氣機運之，是無實不空也。參悟此訣，思過半矣。凡不能生意者，只坐看題，太浮讀題，太滑浮則不入滑則不留，每得一題，渾渾沌沌，不見孔竅，平平坦坦，不見凸凹，所以毫無門徑，能將題字逐一翻跌，便是文章。此文前半梳櫛其字，必字處最宜學步。文之排偶處，雙也不用排偶，處單也有單無雙，見薄弱有雙無單，尤易笨重，必須雙置相輔而行，文勢方能動盪，文氣方能迴環。此文可法。不切實不算生發，文比比切定柱義，一線到底，是謂銅牆鐵壁，集中文無不如此。一句一意，意必醒，句必確，如此方可作三排，否則湊而已矣。

賤貨

有不能去與遠者道在賤之而已夫貨非若讒之可去色之可遠也然不賤者
 貨亦足以惑人矣子故告哀公曰八政紀於洪範貨列其次六典掌於王府貨
 居其終貨也者邦國之所必需也顧需貨者所以儲度支而好貨者實以惑心
 志人主不言有無惟貨其吉所當深戒已豈第去讒遠色已哉傷譖言者有寺
 人而貝錦之比谷及與謀知有與讒相似者蠅之止無異虎之耽也刺哲婦者
 凡伯而蠶織之休與懷如買知有與色同讒者蠱之惑類於蒙之焚也臣試進
 讒色而言貨貨之在王國者求金有使頃欲貨也取寶以還莊欲貨也荐器致
 詐景欲貨也杯袖告空誰守不貪之寶貨之在列邦者歌鐘二肆鄭有貨也酌
 幣八反秦有貨也文馬百駟宋有貨也苞苴是務祇知無賄之難是則瀆貨者
 深矣徇貨者衆矣誰其賤之哉且夫賤不賤亦何常之有有本賤而忽不賤者
 一物也為人生所習見自有寶而異之者遂覺天下可欣可羨之端皆不足以
 此此非物之操其權也人自不以為賤而賤者不賤矣有本不賤而忽甚賤者
 一物也為日用所必需自有漠然遇之者直謂人世何有何無之數均不足以

累吾亦非物之忽自貶也。人自視爲甚賤而不賤者賤矣。卽知貨之值也。祀物有貢賓物有貢服物財物亦莫不有貢備正供者原各輸其地之利而貨之蓄也。司會有官司書有官司門司市亦固不有官具財用者初不視爲席之珍。會是貨也而可不賤哉。賤非去之謂也。舜疾讒說府脩仍自懋其功豈真舉貨而去之夫貨亦何必去哉。貪慚者雖金帛不建貨往而意仍留。淡泊者卽筐篚時登貨來而情不動。商賈奇贏之算不以擾志氣之清明有身無高論而已矣。賤亦非遠之謂也。禹戒色荒懋遷猶自興其事豈遂屏貨而遠之夫貨亦何必遠也。重其貨雖藏於外府相格而儼在目前。輕其貨卽實於中庭相對而仍置度外。叔季平準之書不足勞君公之觀覽有漠不相關而已矣。無論尋常玩好不。足言也。卽嶽貢川珍亦備彰其靈秀然謂天地菁莪之氣經數百年之鍾毓而。僅於區區者發之造物毋乃吝乎。明其爲賤而權衡審於當守珠玉不得耀其。光無論錙銖計較不可爲也。卽職金典瑞亦備極夫瑰奇然謂國家培養之深。經數十年之搜羅而僅以箋箋者當之。人主將安賴乎。知其爲賤而好尚謹於。深宮珍寶無從昂其價。惟我文者綱紀四方追琢善金玉矣而帝謂可通先紀。

飲。淡。故。其。時。澤。梁。無。禁。公。貨。而。弗。私。關。市。無。征。通。貨。而。不。取。亦。越。武。王。永。清。四。海。士。女。載。元。黃。矣。而。義。勝。有。銘。早。嚴。從。欲。故。其。事。鹿。臺。散。財。貨。不。聚。於。已。也。發。粟。貨。且。賚。於。人。貨。之。中。有。譏。焉。無。極。謀。卻。宛。之。醉。籍。甲。兵。以。爲。衛。貨。之。中。有。色。焉。燕。姬。行。齊。侯。之。賂。借。寶。樽。以。同。歸。誠。使。賤。之。將。珍。玩。不。得。以。先。容。庶。譏。色。之。交。相。投。者。無。由。而。進。色。有。用。貨。於。譏。者。饋。馬。酌。勳。獻。左。師。而。再。升。讒。有。致。貨。於。色。者。特。羊。用。享。或。孟。主。而。興。歌。誠。使。賤。之。將。懶。縫。亦。憂。其。無。具。庶。讒。色。之。互。相。黨。者。無。藉。而。成。如。是。而。有。德。者。出。焉。矣。思。尊。賢。者。尙。其。知。所。貴。哉。

空處皆實實處皆空疏而不浮密而不板每發一義石破天驚其妙處總在切題切題之法在緊跟下文針對下文自能掃盡膚泛語此題原爲尊賢而發切忌抹却下文此作第五六比及十一二比從空際倒攝下文是驪珠獨得處至跟上去讒遠色思路固精尤妙有證佐有證佐矣尤須善於錘鍊方能圓健簡當總之以題爲主以意爲經而以詞緯之以筆達之故經典皆爲我用徒知用典易滋流弊教以切題則永無弊矣善看題者能嘗寬題看窄從窄處想出文章故不虛不浮不泛不隔不善看題者慣將窄題看寬從

寬處剽竊文章故不確不實不切不真卽如此題若不顧上下文但敷衍題而便寬泛不八木矣決意不用浮詞方能想出親切之文章意不說閒話方能說出要緊之話決意不落空套方能因題生文決意不襲外貌方能因意生筆是在能細參者

重祿

施祿及下愛臣者無所吝也夫祿以養羣臣不重不足以養也體之者莫如
者乎且臣言親親之事位與祿並舉蓋愛之欲其富不獨親之欲其貴也願位
尊者既明馭富之恩而位卑者亦荷養賢之典如曰祿不期侈而但以少爲貴
焉將大意之義謂何矣體羣臣之事忠信云乎哉中心爲忠誠意洽矣雖使惠
而不費此心早古有孚焉故岳之盈也無殊於鼎之養有言必信羣疑渙矣得
此仁者之言爾德感歌既飽焉故廷之獻也不羨平館之餐雖然王制之論材
也位定後官者亦官定後祿周禮之馭吏也詔爵以德者亦詔祿以功蓋頒祿
者君之恩也受祿者臣之福也然而猶有慮初彊冠以筮仕起居服御已異衆
民汲古數十年豈與輿臺音乎出北門而言志終窶者憂矣章采雖榮何能濟
養殮之匱也既釋褐以登朝戚族交遊願分餘潤待哺不乏人竟以升斗給乎
望南山而感懷斯飢者困矣堂廉遠隔何竟聞庚癸之呼也祿之宜重有斷然
者祿以贍臣身爲耳目爲股肱致身以事君臣也何敢愛焉然夙興夜寐臣原
不憚其勞而不予以溫飽之資材力亦有時而絀先王知其然也匪惟養之又

饜飲之必不使鞠躬盡瘁者。嗟每食之無餘祿以養臣家。出蓬門登廊廟忘家。以報國臣也。何敢私焉。然錢穀刑名。臣方自勤其職。而一聽夫室人之譎。神明或因此而紛。先王知其然也。匪惟周之更樂利之斷。不使退食自公者。慨瘵貧之無策。不于祿者。臣之廉也。然臣可以廉自責。而君不可以責臣。凡人之情。富而廉者多。貧而廉者少。簋箚不飭之輩。其人豈盡無良。不清其源而遽執法以糾之。朝政無乃苛于必也。匪頌不吝顯爵。其榮績即默化其貪心。蓋雖不干祿而祿自在其中矣。不言祿者。臣之讓也。然臣常以讓自處。而君不可以處臣。凡人之情。能讓其所有。餘難讓其所。不足雞豚。必察之。臣其心豈真無塊不諒其隱。而但據理以繩之下。情何由達乎。必也賚子從優。陽示以寬宏。即隱消其爭競。蓋雖不言祿。而祿亦無弗及矣。官府趨踰之日。田園已就荒蕪。稼穡之謀。臣也不遑問矣。乃迺思委贖以來。倉人有異庖。人有異府。人庫人莫不有異。使臣終身橫未恐亦無此豐年也。詩書之美報良多。何必慕三九之耕。何必慕十千之取。簿書閒暇之餘。推算殊傷雅道。商賈之業。臣也不屑為矣。乃歷數策名以後。器物有增。服物有增。時物貨物莫不有增。使臣遠服章車。未必獲茲倍利也。

望陞之。湛恩孔厚。何必效殺皮之舉。何必效牛角之歌。夫祿承於先。曰克綏祿。受于天。曰是荷。臣之於君也。豈尋常祝其豐盈。直欲備積二多。歌鴛鴦而綏福。而制祿。贊於內。史司祿。款於地。官君之於臣也。詔精不嫌其優。遞何至與懷一飯。詠魴鯉。以樂凱。蓋祿重而信益。見野有芣。場有霍。降燕譽者。非託空言。如是而士有不勸者哉。

但將筆尖提起。不沾沾於聲調。而聲調自高。良由未下筆時。精神滿腹。故聲光自然不同。通體生香。活色風韻。天然情致。復纏綿悵惻。此等處。自關根柢。讀書時可領也。作文時不可套也。身家廉讓。南賈等意。跟股立柱。一綫到底。無一語混下。字字華嚴法界。來此堪業家。無等呪也。勿徒作訓蒙草。謝

薄斂

斂從其薄。愛民者無過取焉。夫使斂而不薄，則民困矣。子民者豈容過取乎。且先王重祿有經，馭親與馭臣其所予者多矣。願以多為貴者，九式有從優之典，而以少為貴者，九賦無濫取之條。土均平征定制可考矣。子庶民者豈第時使已哉。三日無過王制言之矣。而藉田之道與任力同。許是知其徒庸者亦慮財用也。六尺不遺，可使辨之矣。而制征之法與服公並。蔽是知簡夫家者尤矜貢賦也。夫不有斂乎。待膳服待賓客待祭祀待賜予備其用者固缺一而不可任。甸地任疆地任縣地任都地置其事者亦隨在而有供是則斂也。者上不能已也。民莫可辭也。此亦何可少哉。雖然竊有慮。公量登而季世憂邱賦作而國人謗苗可食矣。下民其不瘠乎。瓶罍將罄何能自碩。鼠之貪也。田賦用而徹法壞。履畝稅而舊制更繁。弗省矣。家國其能肥乎。食貨所需其毋為朽蠹之聚也。斂之宜薄有斷然者。或五口或八口仰事俯畜溫飽實難。設以卒歲之資一旦盡歸王府。嗟我婦子恐時聞交謫之聲。先王知其然也。園廩二十而一遠郊二十而三。漆林二十而五。酌盈劑虛毋多取焉。必不使有室家者羨其楚於無知三

之日四之日易。易深。朝勤勞備至。設以窮年之產。一旦盡。八天家相彼小人。何以償積功之苦。先王知其然也。青州之賦。中上。梁州之賦。下中。荊州之賦。上下。哀多。益寡。無過求焉。必不使效。胼胝者。嗟若。華於鮮。飽斂有時。而可免。國宅無。征難。種植也。新。毗無。征。需。歲月也。既以不斂者。恤其所無。仍以不盡斂者。留其。所有。薄有時。而難行。耕粟之罰。耦不合也。屋粟之出。田弗相也。雖以不薄者。警。農之情。仍以必薄者。阜民之財。其君之自為斂也。紺。轅。葉。相。千。畝。慶。豐。穰。焉。先。王曰。帝。籍。神。倉。予。一。人。之。躬。耕。者。斂。藏。必。飭。至。閭。閭。供。億。則。無。以。穫。薪。之。浸。病。東人也。其民之自為斂也。倉千箱。萬四郊。諱。蓋。藏。焉。先王曰。納稼。築。塲。爾。小。民。之。私。蓄。者。薄。八。可。虞。至。朝。廷。度。支。則。無。以。嘉。卉。之。殘。憂。南。國。也。斂。視。乎。天。時。豐。年。之。所。入。至。歲。歉。而。難。償。乃。民。也。默。數。正。供。以。外。多。黍。多。稌。固。見。有。餘。無。麥。無。禾。亦。儲。不。足。吏。胥。之。追。逼。無。聞。而。令。薄。征。者。非。徒。荒。政。斂。因。平。地。利。膏。腴。之。所。出。至。瘠。土。而。不。敷。乃。民。也。統。計。輸。將。以。後。三。歲。之。畜。積。者。不。少。再。易。之。地。蓄。者。亦。多。司。稼。之。巡。觀。有。制。而。出。斂。法。者。悉。協。土。宜。且。也。未。斂。之。前。先。之。以。勉。促。事。稍。功。斂。惟。恐。其。不。速。矣。乃。勉。之。以。責。其。成。復。薄。之。以。藏。其。富。元。日。祈。而。季。冬。卜。

豈徒為納。臣納。結納。聽之。謀既斂之後。兼之以施。明急平。典斂又助其不。乃施之以濟。乏。匱。仍。薄。之。以。示。寬。宏。祝。積。粟。而。咏。馨。淑。原。不。為。傷。人。憐。人。含。人。之。取。夫。多。斂。必。多。使。民。力。與。民。財。並。用。曷。月。嗟。於。揚。水。亦。陰。雨。既。於。下。泉。而。能。薄。自。能。時。地。征。與。地。職。同。均。裕。物。力。於。三。百。塵。自。酌。公。司。於。一。二。日。如。是。而。自。姓。有。不。勸。者。哉。

文以意為主。以筆達之。看題滑者不能生意也。用意浮者不能生筆也。浮滑之弊。只坐心思不入。此文。中後比斂。有時。而可免。薄。有時。而難行。君之自為斂。民之自為斂。及未斂之先。既斂之後。等意。俱從翻。面對面。前後層落。想故出奇。無窮。至驅使典籍。處用筆。復能提空。不使滿。紙上。故縱筆。所之六經。皆我註脚。若平實言之。便無氣勢矣。

禽獸居之

即所居以觀山廣大益見矣夫禽獸之類多矣而居則於山亦廣大足以容之耳豈第生者已哉且艮之象為山又為狗為黔喙之屬此第言卦象然也乃一徵諸廣大之區不但有物可象亦實為物所憑蓋動物之生較植物為尤盛矣豈第草木之生而已哉采芑而興樛飛隼咏桑而念彼鳴鳩草天木條之地固有二足而羽者以載起而載行萃可食而鹿則鳴楚堪刈而馬以秣長林豐草之間又有四足而毛者以或訖而或寢則禽獸是已夫禽之類不一其飛也隳其飛也翺其飛也翟是蹠掌縮何處不可遊遨然其入而息者固皆欲得所棲也揅獸之屬甚多絕有力迅絕有力迅絕有力欣長春短短無在不可奔馳然其晦而休者又皆欲藏之固也蓋禽獸原各有居也而其所居厥惟山禽之性親上必擇高峻之地以為之巢有紀有堂棲止者便焉固不獨騶曰山鳥譽曰山鳥也獸之性親下恒據深遂之區以為之窟我陵我阿聚處者繁焉更不獨斥山美文皮比山美筋角也雁集於澤鶴鳴於臯駒食於塲兕率於野隨地而居者不必在山也然平地之資生何如深山之蕃育蓋其居於山者獸人皆不

識其狀禽經不盡詳其名雞則棲鳩鳥則止屋豕則寢檐羊則觸藩依人而居者不盡在山也然人家之常產何若山國之殊形蓋其居於山者禽不盡被夫三驅獸不得該以四擾山之境至靜也有居之者覺至靜之內有至動之機焉試觀幽崖深谷之間鳴者嚶嚶求其友也行者俟俟樂其羣也日曠日毀而傷俱無猜皆各有比鄰之義山之地至險也有居之者覺至險之中得至安之宅焉試觀巖業崎嶇之際鳳凰鳴岡鸞羽至也駉駉陸馱枝蹄奔也不獮不狘而各自爲伍皆若有得所之歡山有以禽名者魯之山曰鳧是也山有以獸名者齊之山曰猫是也山且借禽獸以爲名其所居者可知矣山有具禽形者黃帝登雞頭之山是也山有具獸形者大禹道熊耳之山是也山且借禽獸以爲形其所居者可知矣雖稷之山有禽而無獸流波之山有獸而無禽山之所居禽獸似各得其偏而長留之山禽文首而獸文尾同穴之山獸爲獺而禽爲鷓山之所居禽獸且混忘其類且珍禽奇獸疏於山而巖林形其蕊蔚澗草發其善矣得禽獸而倍增草木之色且鷲禽猛獸萃於山而伐木者不敢登求芻者不敢往得禽獸而彌遂草木之生而不止此也

所惡乎堆砌者惡其全無作意專襲話頭非欲其束書不觀一味空行也此等題豈可無典但總須以思路穿成一線使詞歸於意意歸於題無一字混下一語鈍置用筆處復極動宕能使眉目清醒轉折瀏亮方爲骨肉停勻若直敘平鋪便笨矣 典題之難難在一個新字從類書中撫恰典故則舊從心坎中穿穴經籍則新從寬處徵引則舊從空處生發則新就空虛處約畧言之則舊就切要處確鑿言之則新占實則舊翻空則新不講對仗音調則舊對仗精音調響則新時手之弊大率艱於誦讀拙於剪裁苦於烹鍊憚於經營得剽竊處無不剽竊得便宜處且占便宜一切經書幾於束置高閣所望司文柄者洞悉真偽嚴定棄取庶幾人勉爲真才乎

禹惡旨酒

大賢表夏王之德。因先舉其所惡焉。蓋人有不惡者而後能有所惡。旨酒之見惡於禹也。豈微故哉。且間關之詩。式食繼以式飲。是口腹之欲。固有與嘉餽並陳者也。乃聖人清明在躬。艱食創其事者。崇飲則謹。其幾無放逸。欲其慮遠矣。吾言君子存心。何以能存慎。其所發而已發。何以必慎。絕其所甘而已。竊持此意以稽古。大禹敬脩者。禹之德也。乃德極備而心極密。若恐嗜欲之未免也。風動者。禹之功也。乃功愈大而心愈小。若恐防閑之偶疏也。吾欲觀其存心。試先言其所惡。于逸于樂。事之可惡者甚多。至於口體之奉。其事則已細矣。似無容太峻。其防閑色荒禽荒物之堪惡者。不一至於宴衍之資。其物則已微矣。似不必過申其念慮。而不然也。稽禹所惡。厥惟旨酒。酒以養老。東序西序。夏后未嘗廢其禮。酒固禹之所必需也。奚惡焉。酒以交神。禘帝郊。鯀有夏。亦嘗致其誠。酒又禹之所不廢也。何惡焉。蓋欲以安汝止也。人心惟危。酣酒則危者。愈危矣。道心惟微。樂酒則微者。愈微矣。而安得不惡。抑欲以康庶事也。於邦克勤。昵酒則勤者。弗勤矣。於家克儉。縱酒則儉者。弗儉矣。而烏得不惡。且其惡之者。非但

不嗜已也。蓋不嗜特受之以節而惡則受之以共抑非第不飲已也。蓋不飲特拒之於口而惡則絕之於心。第曰酒也。曰醴酒曰元酒在戶在室亦自存渾樸之風。酒而別之曰旨。腥聞自此譏矣。禹惡之而祀酒以外。豈茅不得妄供。但云旨也。旨且有旨且多。維嘉維時原無損馨香之治旨而繫之於酒。沉酒從此起矣。禹惡之而嘗旨無聞飲食要於終非昏迷不恭當惡之矣。禹若曰旨酒即昏迷之助也。故惡等有苗之頑朋淫於家恆惡之矣。禹若曰旨酒實朋淫之資也。故惡同丹朱之傲。甘酒遺規後嗣且傳明訓則當躬之自凜。可知酒荒厥邑其事乃歷數傳則當年之防維必至。官制倍於虞廷爾時未設酒人之掌心法傳於虞舜此外更無酒誥之書再觀所好而禹誠存心之君子也夫。

大手敘費匠心後幅旨酒互翻爽心奪目至從無證佐處想出證佐尤足啓人聰明。行文以空靈爲妙不惟前半要空靈即中後作正面處亦不可稍涉笨滯詮題以切當爲主不惟正面要切當即前半來路後半去路亦忌稍涉浮游此文空處皆實實處皆空最宜隅反。

晉之乘

書以乘名可先舉夫晉焉夫晉霸國也以乘名其書亦祇爲晉國之書耳於王迹何與哉且我周之興也輻軒採風而列邦之記載從畧焉乃自霸功日盛以其兵車之威漸致士輪之廣於是書法不隱亦自矜國有良史矣試即詩亡迹燧之後言之夫其初國受戎侵方驚心於馬跡車轍我艱待捍於以見周德之衰而後朕躬伊恤得藉手以返旆還轅若汝子嘉於以覘唐封之盛我今先有念於晉矣大路分於初封戎路賜於報晏榮命錫則記載必詳籍談之典司良多焉一軍命於得國三軍作自中興武備修則詞章必舉董狐之直筆堪誌焉然其名之以乘者果何故哉椒聊之實雖蕃而驂絃而止未免操同室之戈乘似晉之所宜諱也奚以名屈邑之產雖良而輔車相依未免味吾宗之害乘又晉之所宜愧也奚以名或者曰拔舍反首以來報秦之師未舉豈其焚旗脫輻遂不克以尋讎仇是乘者固以備強鄰也而未必爾也或又曰舟中掬指之役伐鄩之願未終豈其拔旆投衡遂不能以報攜貳是乘者又以威小國也而不盡然也蓋一以矜乘田之廣也陽樊圍而疆啓於南焦滑滅而疆啓於北耿

衛賜而疆啓於東原。伯還而疆啟於西田。益關者乘益增用以誌幅輿之長。而不嫌於侈。一以示乘馬之威也。曲沃城而軍有其二原。軫將而軍有其三。情原蒐而軍有其五。戰功賞而軍有其六。馬愈增者乘愈多。若以彰蕃庶之錫而不覺其夸且也。賦七百而爭雄子玉。無禮終懼蒙虎之師。乘於爲昭定霸也。勤三駕而息民。魏絳能謀卒致蕭魚之會。乘所以誌復興也。雖桐邱之千乘不足懼。成子中牟之千乘不能禦衛侯。其謂乘也。似乎有名而無實。而納邾之八百乘。趙盾揚威。戰鞍之八百乘。卻缺奮武。其謂乘也。實能富國而強兵。公乘其無人矣。而長轂九百。猶必焜耀於策書。卒乘其能訓乎。而甲車四千。仍將昭垂於載籍。先晉而伯者諸侯。樂捆載矣。自晉有乘而夷吾牧馬之籍。不得專美於前。繼晉而伯者軍旅帥遊關矣。自晉有乘而方城廣駕之雄。不得復興之後。吁晉雖有乘與王迹何關哉。而不止此也。

乘字反正離合靡不言之。鑿鑿其最宜學步者。尤比比柱意不亂也。空處不空。書味足矣。實處不實。題氣超也。疏處不疏。結構嚴也。密處不密。神情恬也。

楚之檮杌

繼晉而舉楚書亦無關於王迹者也。夫楚固繼晉而霸者也。其書以檮杌名亦祇爲楚國之書耳。與王迹何關哉。且我周之興也。麟趾呈祥。騶虞紀美。而列國之記載從畧焉。乃自霸功日盛。國各有書。其間稱良史者固不徒黃狐直筆。足以焜耀唐封也。試繼晉乘而思之。衡雍之盟未遠。無何而七百之賦復攝於二廣之軍。姬宗漸以不競也。城濮之戰如新。未幾而射馬之雄。又克夫獻驥之請。芊姓所由復興也。我今更有念於楚矣。豈爲伯於前代。熊繹能蓋其先王。天授方新。自必潤色鴻猷。問策書於倚相。申犀見而宋以盟。厥貉次而蔡以會。諸侯光啓。自必鋪張載籍。奮大筆於申公。然其名以檮杌者何哉。其在於物則性。眈攫網罟。與虎豹象犀其事殘傷。而不知其忍。其在於人則姦具頑。富又與奪。貧窮奇同一傲。狠而世濟。其凶。檮杌而在帝廷也。不知詩言不可教訓。雖聖人罪疑。惟輕而擯斥。必嚴難免。怙終之誕。檮杌而在季世也。牛腹無厭。殺喙行好。雖君子宥過。無大而戒。垂必肅難逃。掌惡之書。然則楚之爲此名者。蓋一以弭外患也。封豕強矣。真如瘼狗之狂。燧象奔矣。何異挺鹿之走。名以檮杌。使犯間。

上國者知困獸猶鬪庶幾自戢其爪牙以靜內憂也馬其獻乎歎踞虎以致
尤龜可投乎因吠雁而貽誚名以構机使包藏禍心者知非族必誅庶不再肆
其搏噬楚之君有構机焉蠶目豺聲宮中之圍竟行大事昭之青簡直欲為猛
獸之驅楚之臣有構机焉狼心熊狀蒸野之處能懼王師著之丹書若等諸神
姦之備且也鑿懷寵之成虎益念無愠之於菟懲構亂之史俾益嘉儕師之司
馬實於瘴惡之中寓勸善之義焉不祀難容夫夔子而鄭圍可解用懶羊牽迷
歸不宥夫糜人而陳縣復封毋為牛奪仍於討罪之際存放過之心焉刑政考
荆人之紀原不徒典稱離次法號僕區簡編揚漢水之威當不同曲譜陽春歌
傳下里或曰商之興也構机次於丕山楚殆借之以鳴其盛耳姑不具論筆就
其昭戒之意言之雖訓辭之能作仍祈招之不知固與晉乘同無關於王迹者
也而不止此也 構机字尋出許多證佐皆從四面八方中想出能如此選
詞自然不用浮詞能如此覓對自然不用舊對 同一用典而對法王拙過
乎不同時手之弊總由貪讀時文怕讀經書讀書多則儲材富到下筆時自
能以類相從任我選擇

